

75038.08/0603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MAY 14 1952

御製石古文網鑑序

夫孫緯天地之福文出

書發送之其所以續

宇宙統緒古之化我

物方也其心既志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MAY 14 1932

御製太古文淵鑑序

矣推綿天地之謂文文

者載道之美所以彌終

宇宙統括古今化裁

物者也是以乳苞坤維

非文不宣重作矣述非  
文不美其為用也夫矣  
書契以及後作者代與  
管冊充器禮製不一  
約而論之靡不根柢亦

釋重權輿於六籍如論  
說之類以疏解為主如  
市而考也考原之類  
以宣述為義如於書  
考也考頌之類以諷

雜錄  
喻為指如未詩者也  
傳序之類以紀載為  
事如未事秋者也引  
而伸之獨類而通之  
雖流別各殊而歸裁

有體未是於言之士  
抒寫性情賁飾詞理  
同工賣世以求忘乎先  
程皆之以立名學時  
季身榮彬、郁、稱

極盛焉然而代不乏人  
美作更富者爲什遜繁  
不爲一取哀輕通無以  
親其傳也心不爲所籠  
擇通之無以得其精

也古來象族之家我  
在四部名目滿多款  
以散供其流布人區  
者自蕭統文選而外  
唐子姚銜之文粹宋

有呂祖誦之文經皆限  
能年代各為一編矣典  
章法度粲然一王之  
制苟不必取師後不  
必取蔡去可限以年

代者也至于文章年之  
事則源流源流長古古  
錯練感無恒通亦子  
我損益非冥於一躬也  
亦有限以年代者也法

家之選雖乞鳴一代之  
成豈意所以窮文章之  
正變乎朕留心典籍  
因取古人之文自春秋  
以迄於宋擇其奇詭

精純可以鼓吹六經者  
彙為正集乃月可現  
裴之篇要法歸於古  
稱其綺章秀制若其  
壯也哉者則列之別



集傷集諸子錄其要  
於以為外集煌々乎洵  
秉文之玉津抽牘之璽  
科矣矣帝王之造能矣  
文互用而大化以成乎聖

矣之業情約若施而  
性功以倚是書也雖未  
之以也文章率之勝於  
聖人游於藝之旨亦庶  
乎其有當也矣

康熙二十四年十二月  
題并書



古文淵鑒卷第一目錄

周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衛石碏諫寵州吁

隱公三年

魯臧僖伯諫觀魚

隱公五年

鄭伯侵陳

隱公六年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

隱公十一年

魯臧哀伯諫納郟鼎

桓公二年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閔公二年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晉秦韓之戰 僖公十五年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宋楚泓之戰 僖公二十二年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富辰諫襄王 僖公二十四年

魯展喜犒齊師 僖公二十六年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書曰蒸蒸又人格  
姦人倫之至萬世  
之訓也以武姜之  
偏溺叔段之貪愚  
莊公初無孝友之  
誠心遂不明於子  
奪之大義養成弟  
惡而後以兵取之  
其失德多矣

東萊呂祖謙曰  
左氏序鄭莊公  
之事極有筆力  
其怨端之所以

萌良心之所以  
回皆可見莊公  
材略儘高叔段  
已在掌握中故  
祭仲之徒愈急  
而莊公之心愈  
緩待段先發而  
後應之公之於  
段始如處女敵  
人開戶後如脫  
兔敵不及拒者  
也然莊公此等  
計術施於敵國  
則為巧施於骨  
肉則為忍此左  
氏鋪叙好處以  
十分筆力寫十  
分情事

鄭莊公叔段本末 隱公元年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鄭姬姓周宣王封其母弟桓公友傳子掘突是為武

公申姜段出奔共生莊公及共叔段故曰共叔莊公寤生驚姜

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史記云生之難應劭云兒

墮地開目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

視為寤生制邑在鄭巖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險之邑也號

叔死焉他邑唯命號叔東號君也特制巖險而請京

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京鄭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

故大都不得過百雉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

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

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

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

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於也公子呂曰公子呂國屬鄭之邑兩屬於己公曰

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為己邑至於廩延廩延鄭邑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子封公子

左傳 鄭莊公叔段本末

臣熙曰叙事文字貴首尾連貫詳略得宜左氏最善此法是蒞骨動而色腴摹寫入情為傳記之祖

見亦諫諫之類

臣德宜曰孝為人之心之同百行之本帝王以之及物忠臣以之格君所謂推而放之皆準也故西銘言仁亟稱類

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雖厚必崩也

犬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步日卒車日乘將襲鄭夫人將啓

之無鐘鼓日襲將掩鄭國之不備夫人即武姜公聞其期日可矣命子封

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犬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

鄆五月辛丑犬叔出奔共鄆邑共國書曰鄭伯克段于鄆

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

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

其遂寘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城穎鄭地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谷封人穎谷邊邑封人典封疆者聞

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

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

有母遺絜我獨無絜語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

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

見其誰曰不然闕掘也隧地中道也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

中其樂也融融賦賦詩也大隧之中想當時所賦之詩今不可復考融融和樂相得之貌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此亦當時所賦之詩其樂也洩洩洩洩舒散相得

之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

及莊公按左傳稱君子曰多是採取當時君子之言或斷以已意詩曰孝子不匱

石碣之諫卓然千古正論有國有家者不可不三復斯言

西山真德秀曰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碣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碣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臣廷敬曰履霜之戒聖人所謹辨之不早實為厲階石碣謀國而忘其私可謂忠而且智矣

則辭義堅正有此有

未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大雅既醉篇

衛石碣諫寵州吁隱公三年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衛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

後齊姜姓大公望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碩

之後得臣齊大夫陳媯姓虞舜之後媯九危反又娶於陳曰厲媯陳媯姓虞舜之後媯九危反

弟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

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石碣衛大夫

略反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

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

猶未也階之為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

憾而能矜者鮮矣矜重也言不能自安且夫賤妨貴

少陵長遠間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

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

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

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隱四年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厚從州吁如陳石碣使告于陳而皆殺之立公子晉是為宣公

魯臧僖伯諫觀魚隱公五年

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

西山真德秀曰  
按僖伯所陳皆  
先王之典法人  
君一遊一豫其  
可輕也哉

康侯胡安國曰  
諸侯非王事不  
出非民事不出  
今隱公慢棄國  
政遠事逸遊僖  
伯之忠言不見  
納又從而為之  
辭是縱欲而不  
能自克以禮也

臣鳩結曰吐辭  
與瞻莊雅鏗然  
作金石聲

臣英曰納民軌  
物一向為一篇  
之主文全從此  
立論氣格端重  
色澤濃緜

一篇之中論斷多  
於序事是史家又  
一格歐陽五代諸  
傳每得此法  
水心葉適曰周  
任去惡之論蓋

講大事也。臧僖伯公子疆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

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  
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軌法也。物采

軌可采。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蒐索擇取不孕者。苗  
謂之物。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  
兵。入而振旅。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

而還。振整也。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器械及所獲也。昭  
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  
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皂隸之事官

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略總攝巡  
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亦

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鄭伯侵陳。隱公六年  
也。陳非禮也。且言遠地也。鄭伯侵陳。隱公六年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於陳。

成猶平也。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隣。國之寶

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



謂自心與行事  
罪過處當力鋤  
治斷絕使善道  
日增長後世反  
施之於人豈惟  
不能去惡又助  
惡矣  
臣乾學曰陳侯  
昧于親仁善隣  
之義所謂長惡  
自及也左氏辭  
義嚴正垂戒切  
矣

鄭莊公入人之國  
而不利其土地雖  
休於齊魯猶庶幾  
能以私自克者君

子許其有禮亦善  
善長之義也

教所王宗沐曰  
詳覽莊公之言  
不敢以許自為  
功似讓能况能  
久有許似反已  
况能禮祀許似  
慮患吾其能與  
許爭似憂遠然  
其卒曰不惟許  
之為亦聊以固  
吾圍也則自為  
自利之心不覺  
自發露矣要之  
殘忍陰忌莊公

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  
惡不悛從自及也悛止也從隨也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

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周任有言曰周任周大夫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

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

者信矣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芟所銜反蘊紆粉反

鄭伯命大夫百里居許隱公十一年

夏公會鄭伯于邾謀伐許也邾鄭地晉姜姓堯四岳伯夷之後鄭伯

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也凡出

師必告於祖廟而公孫闕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闕潁大夫

考叔挾輅以走輅車也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闕棘戟也及

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

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蝥弧

旗名○蝥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叔

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

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

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

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東偏東鄙

本性不愛於段  
何愛於許

臣士奇曰慮遠  
憂深周詳姪至  
守國之權謀備  
辭之上品

臣叔元曰命許  
大夫之言回環  
微婉令讀者不  
復知其情之誦  
詞令之妙足絕  
千古

也。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餽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

吾將使獲也。佐吾子。公孫獲鄭大夫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

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唯我

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

他族實偏處此以與吾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

亡之不暇而况能禋祀許乎。潔齊以享謂之禋寡人之使吾

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

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

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

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脩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

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

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

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

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貍音加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

者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

曲膳之中委致蔚  
然呂東萊所謂從  
容委曲辭不迫而  
意獨切至者此類  
是也

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魯臧哀伯諫納郚鼎 桓公二年

夏四月取郚大鼎于宋。宋子姓微子啓之後。郚大鼎。郚國所造器也。宋華父督弑

以賂桓公者。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哀

伯。僖伯之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

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

大路。玉路。祀天車也。越。席結草。越戶括反。大羹不致。大羹。肉汁。羹食不

鑿。黍稷曰粢。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鞞。以蔽膝也。

珽。玉帶裳幅。烏。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衡統紘

紘。衡維持冠者。統。冠之垂者。紘。纒從下而上者。昭其

度也。尊卑各藻率鞞鞞。藻。率。以韋為之。所以藉玉也。

劣。戊反。鞞。補頂。鞞。厲游纓。鞞。紳帶也。厲。大帶之垂者。

反鞞布孔反。鞞。厲游纓。游。旌旗之游。纓。在馬膺前。

○鞞步干。昭其數也。尊卑各有數。火龍黼黻。畫龍也。白與

黑謂之黼。形若斧。黑與青謂之。昭其文也。以文章五

色比象。昭其物也。象。天地四方。示器物不虛設。錫鸞

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三辰旂

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夫德儉而有度。登降

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

西山真德秀曰  
桓公本以弑立  
故不復知宋君  
弑之之惡也衣  
伯之言始若乎  
緩至滅德立達  
以後乃始向句  
激切論事體當  
如是

東萊呂祖謙曰  
斬關之盜人不

責其穿窬桓公  
弒君篡國曾無  
忤色何有於亂  
人之一焉乎宜  
其說之不內也

臣杜訥曰議論  
警策章法道鑿  
在左氏集中尤  
見峭拔古腴之  
色

季良在而楚不敢  
伐隨宮之苛行而

晉即舉虞合二國  
之事觀之可以見  
用賢之效矣

東萊呂祖謙曰  
伯比一毀軍而  
約少師辟猶置  
毫末之毒於其  
心而使隨之君  
臣自勝自負自  
予自奪如輪如  
機不得少息而  
吾拱手以制其  
斃焉雖事往迹  
湮而請者猶不  
知其端倪也

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  
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  
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郟鼎在廟章孰甚  
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維維邑義士猶或非之而况將  
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  
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  
周大夫官也僖伯諫觀魚其子  
哀伯諫納鼎故曰有後於魯  
隨季梁勸修政 桓公六年

楚武王侵隨

楚芊姓其先鬻熊事周文王至成王時  
封其曾孫熊繹于楚傳至熊通僭稱武

王隨姬

使遠章

楚大夫  
遠于委反

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瑕

地隨

人使少師董成

少師隨官名董正  
也正二國之成

鬬伯比言於

楚子曰

鬬伯比楚大夫  
令尹子文之父

吾不得志於漢東也我則使

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

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

小國離楚之利也

張自侈  
大也

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

羸

也

羸熊率且比曰

楚大夫  
率音

季梁在

隨賢何

益鬬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

師少師歸請追楚師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

水心葉適曰季  
梁宮之奇上會  
晏嬰語略同所  
謂馨香無讒慝  
真古人之格言  
成周典刑未遠  
也

臣岳頌曰先成  
民而後致力於  
神即孔子務民  
義敬鬼神之意  
為千古立國要  
善

授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牷肥腍，腍徒忍反粢盛豐備，何則不信也。牲純色完全也。腍亦肥。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螽也。皮毛無疥癬。○疾。謂其備脂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絜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

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嘉善也。粟謹敬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讒慝也。故務其三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九族高祖至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

楚屈瑕伐羅 桓公十三年

十三年春，楚屈瑕伐羅。羅熊姓國。關伯比送之。

戰勝而驕者必敗  
讀此可以知兵

臣照曰轉折有致助而能婉末後繳足前意略增毅字結尾一掉無限烟波

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莫敖楚官名即屈瑕舉趾高心不固矣。

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

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

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桓十一年莫敖敗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

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名。諸司而勸之以令德。

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言天不借貸不然夫慢易之人

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賴國在義

陽隨縣莫敖使狗於師曰諫者有刑及鄢。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

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

大敗之莫敖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荒谷治父皆楚也以

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魯齊長勺之戰 莊公十年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劌衛反其鄉人

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謂在位有祿食肉者間猶厠也又何必厠其間

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

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

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

兵法貴知彼知己此篇約略盡之

水心葉適曰穎考劌曹劌燭之武皆自草莽起以人材見於春

秋左氏載劇皆忠信禮義之詞後世雜說始有盟柯劫齊桓事司馬遷遂列於刺客之首是時東遷未百年人材雖陋未至便為刺客遷考之不詳也

臣廷敬曰詳整有法文家矩矱

觀獻公之行事雖非驪姬二五亦無

不亂之理此人事亦天道也

臣德宜曰讒譖之入必探君之情而曲中之二五之言甘而易悅潛移國本此小雅巷伯所為絕痛也

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劓曰：未可。齊人三鼓。劓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劓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 晉姬姓武王子成王弟 烝於齊 唐叔虞之後 賈姬姓國

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 唐戎

子孫別在 狐姬生重耳小戎子 允姓 生夷吾 晉伐驪戎狄者 驪戎男女以驪姬 納女於歸生奚齊其姊生

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 梁姓

名五在閨闈之外者東關嬖五別在關 使言於公曰

塞者亦名五皆大夫為獻公所嬖幸 曲沃桓叔所封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曲沃君之宗也 先君宗廟所在 蒲與二屈君之疆也

蒲平陽蒲子縣 二屈平陽 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

北屈縣或曰二當為北 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

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

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又使二人合辭而稱美其事

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廣莫狄地之曠絕也

即謂蒲子北屈也言遣二公子出都之則晉方當大開土界晉侯說之夏使太子

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鄙邊邑唯

二姬之子在絳絳邑名晉所都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

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耦相耦廣一尺共起一

僖四年驪姬譖殺申生重耳奔翟夷吾奔梁

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閔公二年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赤狄別種也臯落其氏族里克

申生之禍機牙已成雖無偏木金珙

其得免乎左氏雜引諸臣之言變化錯綜文特古藻

諫曰里克晉大夫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

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

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

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

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

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

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大

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謂居曲沃教之以軍旅

謂將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

東萊呂祖謙曰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其處父子之間可謂至矣其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使優施以動之而克乃曰吾其中事乎夫兩



亦之下人不容  
足克守前術而  
應後勢宜其時  
也

臣英曰晉獻公  
只因窻人有子  
一語遂使讒間  
窺伺中生獲展  
觀其諸臣聚謀  
懼而不怨怨而  
不叛至今讀之  
猶有凄風寒雨

之色

臣英曰諸大夫  
多勸申生去然  
捐階掩井舜亦  
安之矣故西銘  
曰無所逃而待  
烹申生其恭也

修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

天子帥師晉作上下二軍

今代公

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

佩之金玦玦如環而

不連以金為之

狐突御戎先友為右狐突重耳外祖父也為申生師

申生以天子

而將上軍

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為右罕夷晉

也梁餘子養

為罕夷御

羊舌大夫為尉羊舌大夫晉之公

先友

曰衣身之偏

偏半也

握兵之要

謂佩金玦

在此行也子

其勉之偏躬無慝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狐

突歎曰時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

其事則命以始

賞以春夏

服其身則衣之純

必以純色為服用其

衷則佩之度

衷中也佩玉者士君子常度

今命以時卒闕其事也

冬十二月

衣之左服遠其躬也

左雜色也

佩以金玦

棄其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闕之左涼冬殺金寒玦離

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帥師者

受命於廟受賑於社

賑宜社之內盛以賑器

有常服矣不獲而

左命可知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左奇無常

金玦不復雖復何為君有心矣先丹木曰是服也狂

夫阻之

阻疑也

曰盡敵而反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

讒不如違之

違去也

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

臣士奇曰平伯  
所論四事是十  
古亂源左氏特  
為指出

楚勢日強召陵一  
盟而僂首聽命齊  
桓屈服之功大矣

西山真德秀曰  
齊不責楚之僭  
王而顧責以不  
必責何哉蓋齊  
之內失德而外  
失義者多矣我  
以大惡責之彼  
必斥吾之惡以  
對豈不為諸侯  
羞哉舍其所當  
責而及其不必  
責庶幾楚人不  
盡力以抗表而  
亦可以不勞而  
成功矣

晦庵朱熹曰諸  
侯有罪則天子

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惡不可取子其死之太子

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周大諗周桓公名黑肩諗告也

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耦國亂之本

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

安民子其圖之奉身為孝不與其危身以速罪也有功

益見害故言孰與危身以召罪

楚屈完對齊侯 僖公四年

四年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  
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

及也楚界猶未至南海因處北海遂稱所不虞君

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齊大夫對曰昔召康公命我

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五等

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

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履所履踐之界淮南有故穆陵關是楚之境無棣在遠西孤竹

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包裹束也

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

問昭王成王之孫南巡狩涉漢船壞而溺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

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

計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臣正治曰伐楚一役是春秋大舉然不責楚以僭王而問王全此伯功之所為也

前段文勢緊峭後段藤色紛披

臣無曰侃侃鑿鑿往復盡情無一懈筆

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楚大夫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謙稱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方城山在南陽葉縣南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宮之奇諫假道 僖公五年

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仲雍之後虢叔之後皆姬姓僖二年晉假道於虞伐虢滅下陽故言復宮之奇虞忠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為甚其可再乎為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偏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之從祖昆弟

左傳 宮之奇諫假道

臣廷敬曰叙宮  
之奇諫語甚深  
峭與公穀合看  
始知左氏文筆  
之妙

臣茨曰奇諫屢  
矣不聽而逃不  
矣為忠孟子之  
智百里奚特辨  
食牛之長耳奚  
實愧奇也

獻公患其偏盡殺之親以寵偏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

祀豐潔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

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又

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書君陳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絜

物書旅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

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

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

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

都在弘農問於卜偃晉掌卜大夫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

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龍尾星也日月之

會曰辰日在尾均服振振取虢之旅戎事上下同服振振盛貌旂軍

之旌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虢公其奔鶉鶉火星

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其

焯無光耀也言丙子平旦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其

九月十月之交乎謂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子旦日在尾

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行疾故至旦而過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

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

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即百里奚以媵秦穆

姬晉獻公女為秦穆公夫人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

於召陵見君臣之義明焉於審母見父子之倫正焉左氏於此二事叙致特詳所謂好惡與聖人同也  
東萊呂祖謙曰觀此見得管仲猶有三代氣象其曰君若綏之以德云云此等言語蓋嘗聞先生長者之餘論惜其急於功利

俯首以就桓公自小之耳  
元德張洽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備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臣鴻緒曰齊桓力非不強卒以德禮服鄭可為得制勝之本

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

齊管仲論受鄭子華 僖公七年

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携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諸侯官司各於國受其方所當貢天子之物鄭伯使犬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毋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

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豐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德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犬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

韓之戰其曲在晉  
秦獲晉侯而因晉  
人之憂感卒歸而  
禮之穆公於是乎  
有君人之度矣

臣熙曰叙晉侯  
背施棄親違卜  
致敗次第井然  
似碎實整讀之  
惟恐其盡

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於齊。僖十六年鄭殺子華。

晉秦韓之戰。僖公十五年

晉侯之入也。僖九年秦穆姬屬賈君焉。賈君，晉獻公次妃。賈

也。且曰：盡納羣公子。羣公子，晉武獻之族驪也。且曰，盡納羣公子，姬之亂，詛無畜羣公子。晉侯烝

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

大夫。中大夫，國內執政里平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

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河外也。東盡虢，略從河南而東。盡虢，界也。解梁，河南

城。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徒父

龜卜者。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

晉君。其卦遇蠱，三三。巽下艮，上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

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千乘，諸侯也。言千乘三度敗去之後，獲其狐之

者，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

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周九月，夏之

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已秋，風吹實落，材亡，不敗何待。

三敗及韓。晉地。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

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

步揚御雙之父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

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誨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

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

債與外彊中乾狡戾也債動也債方問反進退不可周旋不能

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

夫韓萬之孫復曰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

囚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

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

夫不可狃况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

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秦大

夫子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

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

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澗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

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號

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也止獲也鄭以救公誤

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

反首髮下垂也拔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

草舍止壞形毀服

臣正治曰戰韓之舉秦直晉曲其敗也宜不必史蘓之占矣

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十僖

年晉狐突遇太子太子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界秦狐突不寐而與神言故謂之妖夢晉侯

日無禮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羣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

將至以太子瑩弘瑩康公名弘其母弟也與女簡璧簡璧瑩弘姊妹登

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

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

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

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感

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我

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繫

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公子繫秦大夫子桑曰即公孫枝歸之而

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

且史佚有言曰史佚周武王時大夫名佚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

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

飴甥且名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甥即呂甥子金

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

臣乾學曰晉大夫反首羞含哀痛之誠上感皇天后土僅而得濟田單之存齊種蠱之霸越孤偃諸臣之興晉皆以孤忠克成奇烈



飴甥立言之妙能  
使秦伯降心以從

千古第一詞令也

臣德宜曰呂甥  
之立子圍與明  
于謙之立邲王  
意同使敵不得  
挾質以要我

社稷矣其卜貳圍也貳代也圍惠公太子懷公衆皆哭晉於是乎

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賞之衆爰易也呂甥曰君亡之不

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

對曰征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太子圍諸侯聞之喪君

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

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

繕甲兵

晉陰飴甥對秦伯 僖公十五年

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即呂甥也食采於陰王城秦地馮翊

臨晉縣東有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

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讐寧事

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

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

小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

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

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

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

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各

一為蛾析蛾析晉大夫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陷君於敗

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

十一月晉侯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

伯又餼之粟餼猶饋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

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

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秦置官司以征

河東之賦即惠公許賂河外列城五之地

宋楚泓之戰僖公二十二年

楚人伐宋以救鄭是年三月宋襄公伐宋公將戰大司馬固

諫曰大司馬即司馬子魚也固諫堅辭以諫也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

弗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

於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子魚也名目夷襄公庶兄

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

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

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守門者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

重傷不禽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

不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

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

宋襄忍於鄆子而不忍於二毛謂之

曰仁吾不信也公羊擬以文王之戰謬矣

元德張洽曰春秋以襄公主是戰則知聖人罪其復諫求欲昧大義而徇小節以取收國殄民自及其身之禍

臣鴻緒曰宋襄  
公不務前德而  
欲以力爭諸侯  
已為禍基即使  
用子魚之言一  
戰而勝楚亦終  
不能霸也

國之十九年所歷各  
國之事而合叙之  
貫穿簡括此史家  
列傳體所從出

臣正治曰文公  
出已備嘗艱阻  
而反國之後則  
備心隆怨左氏  
備書殆有以也

亦可乎猶有懼焉

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

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胡考元老之稱

明恥教

戰求殺敵也

明設刑戮以恥不果

傷未及死如何勿重

言尚能害已

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

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

鼓儵可也

儵嚴未整陳儵儵仕衙反

敘晉重耳出亡本末

僖公二十三年

晉公子重耳之及于難也晉人伐諸蒲城

重耳奔蒲晉獻公使

伐蒲事在僖五年

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

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焉

校報也吾

其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

狐突伯行之子字子犯

趙衰

夙弟字子餘

顛頡魏武子

名犇畢萬封于魏犇其後也

司空季子

晉臣曰季也

狄人

伐廡咎如

廡咎如赤狄之別種魏姓○廡在良反咎古刀反魏五罪反

獲其二女

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鯨叔劉

鯨直山反

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

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如是而嫁則

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

焉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衛縣西北有地名五鹿陽平元城縣東亦有五鹿

乞食於

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爲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及

**曹**

曹姬姓文王之子曹叔振鐸之後

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

薄而觀之

薄迫也駢合也脅肋也蓋腋下肋骨合比

僖負羈

曹大

之妻曰

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

其國反其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

**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焉

自貳自別異於曹

乃饋盤飧寘璧

焉公子受飧反璧及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

**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

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

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於今一也離

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三士足以

上人而從之三也

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卿材

**晉**鄭同儕其過

子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

臣廷敬曰秦穆  
晉文皆霸主也  
懷贏一事彼此  
均失

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三十里為一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櫜鞬以與君周旋弭弓末無緣者櫜以受箭鞬以受弓屬著也○韃九言反子玉成得臣也為楚令尹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

臣乾學曰子玉請殺重耳與亞父請殺沛公事同然卒無有以此罪楚子項王者誠以其有君人之度也

必有大咎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秦所妻晉

懷公奉匭沃盥既而揮之匭沃盥器也揮湔也○匭以支反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

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逸詩

義取河水朝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宗於海喻秦王征伐喻公子還晉必能匡

國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

焉衰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明年

秦伯納之於晉是為晉文公遂霸諸侯

富辰諫襄王 僖公二十四年

言辰欲王忍小忿以軒外侮亦自有見然至逆王命而執其使抑亦甚矣不能申明君臣之大義而但以親親為言豈正論乎宜無以動王之聽也

鄭之入滑也

入滑在僖二十一年

滑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

子士洩堵俞彌

鄭大夫

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

周大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公爵也

厲公納惠王事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

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

周大夫

諫曰不可臣

聞之犬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

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

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邽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皆文王

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酆國在始平郇縣東

邲晉

應韓武之穆也

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國在河東郡界河內野王縣

西北有邴城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侑也

侑嗣也蔣在弋陽期

思縣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胙亭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

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

類善也糾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

縣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缺召穆公於東都收會宗族特作此周公之樂歌常棣詩

屬小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

四章曰兄弟鬩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

忿不廢懿親

懿美也

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

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

庸用也暱親也即龔

臣乾學曰襄王不忍小忿以棄懿親是後奸而忘禍也故卒召子帶之難富辰諫詞可謂懇摯矣

從昧與頑用器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

鄭有平惠之勳平王東遷晉鄭是依又有厲宣之親殺嬖臣申

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厲王之母弟棄嬖寵而用三良侯寵子子

華三良叔詹堵叔師叔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

和為聾日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

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器狄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

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

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

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

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

使頹叔桃子二子周大夫出狄師是年狄伐鄭取櫟尋奉

鄭晉文公納王以定王室魯展喜犒齊師僖公二十六年

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洮盟在

年公使展喜犒師使受命於展禽使展喜受勞師之

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

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

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

目卻也

讀此等文字可見當時侯猶畏名義先王之澤未盡

水心葉適曰展禽事僅一見無

子產鋒銳之氣純於義理與事

相麗意頃詞正宜齊侯不戰而

目卻也

臣叔元曰臨之  
以先王先公責  
之以棄命廢職  
使齊侯無所解  
免欲不還師得  
乎

晉為三軍謀帥而  
必曰說禮樂敦詩  
書以戰功取霸而  
必曰文之教此等  
議論識見非三代  
以下人所及

水心葉適曰左  
氏叙晉文公求  
霸以信義禮行  
之如醫用急藥  
療急病一病必  
應一藥孟子又  
有別驩虞皞皞

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今之二月野物未成故對曰  
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  
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  
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  
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  
還

晉文公始霸

僖公二十七年

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楚成王宋公孫固宋莊公孫如晉告急

先軫曰晉下軍之佐原軫也報施救患報宋贈馬之施取威定霸於是

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

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前年楚使申叔侯戍穀以逼齊於是乎蒐于被

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

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

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將

上軍讓於狐毛偃之兄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欒枝

左傳 晉文公始霸

三



仁山金履祥曰  
按晉文公勤王  
以示義伐原以  
示信大蒐以示  
禮所謂五霸假  
之也然伯圖猶  
有此後世併無  
之矣

臣杜詒曰禮義  
信皆立國之大  
經晉文公欲用  
其民而亟備此  
三者以示之可  
謂本務矣

先軫使欒枝貞子也欒賓之孫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行

子御戎魏犢為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二十年

冬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五入務利民民懷生矣將用

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

信伐原持三日糧退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其辭

民以貨物易資財者不求豐多明定其辭不二價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

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

其官執秩主爵秩之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出穀楚申公叔侯戌戌

穀在僖二  
十六年  
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

古文淵鑿卷第一

終

古文淵鑿卷第二目錄

周

左傳

晉楚城濮之戰

僖公二十八年

鄭燭之武說秦伯

僖公三十年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

僖公三十一年

秦師自鄭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晉敗秦師于殽

僖公三十三年

魯躋僖公

文公二年

秦穆公濟河焚舟 文公三年

宋樂豫諫昭公 文公七年

晉卻缺說趙宣子 文公七年

魯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楚子圍鄭 宣公十二年

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齊衛新築之戰 成公二年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晉卿讓功 成公二年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三年

晉韓厥謀遷國 成公六年

劉子論成肅公受賑 成公十三年



正城濮之戰執宛  
春許曹衛以致蒙  
馬虎皮曳柴偽道  
兵家陰謀無所不  
用此桓又請正之  
分也

水心葉適曰城  
濮之戰宛然戰  
國楚漢之事與  
齊桓迥殊不謂  
時變如此之亟  
至策命侯伯又  
不心漢楚莽操  
之風見矣

晦庵朱熹曰文  
公伐衛以致楚  
而陰謀以取勝  
故夫子稱譎而  
不正

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  
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  
怒頑能無戰乎言齊秦喜得宋賂而怒楚之頑必自戰也公說執曹伯分  
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  
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  
之年而除其害除惠懷呂卻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  
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  
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子越椒也鬪伯比之孫請戰曰非敢

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間執猶塞也讒慝若為賈謂子玉不能以

三百乘入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

從之楚有左右廣又太子有宮甲分取以給之若敖楚武王之祖父葬若敖者子王之祖也六卒子

言不悉師以益之玉宗人之兵六百人子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君取一以釋宋圍惠晉侯臣取二復曹衛為已功不可失矣先

軫日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

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

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

臣熙曰齊之霸以召陵晉之霸以城濮齊用正晉用請此桓文優劣之辨左氏極力摹出一時情事千古如新

臣正治曰得臣違楚子之節制致敗劉復至此欲不與尸得乎為賈已先料之矣

臣德宜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故胥臣先犯陳蔡此兵法攻瑕之術也欒枝偽道即淮陰佯壯之智橫擊夾攻分道出奇叙次如畫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重耳過楚楚成王有贈送之惠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亢猶當也讐謂楚也我曲楚直其眾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眾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

子慙次于城濮

國歸父崔天齊大夫也小子慙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

楚師背

鄢而舍

鄢丘陵險阻名鄢胡圭反

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

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

高平曰原喻晉君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

立新功不

公疑焉

疑眾謂已背舊謀新

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

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

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

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

搏搏手

楚子伏已而監其

腦

監楚也

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

之矣子玉使鬬勃

楚大夫

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

臣廷敬曰先軫之言智子犯之言禮樂枝之言義晉有是三臣安得不霸

臣鴻緒曰是後也晉謀臣猛將克威厥功然非以禮義信教民於先未必能以德攻信夫

晉之伐鄭本以其無禮貳於楚特借辭耳故是役也晉主而秦客燭之武

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鞮鞢鞢鞞五萬二千五百人在背曰鞮在胷曰鞢在腹曰鞣在後曰鞞言駕乘修備○鞮許見反鞞以刃反鞣於杖反鞞音半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有莘故國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子西鬬宜申子西鬬勃胥臣

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及癸酉而還甲午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衡雍鄭地樊陽卷縣襄王聞晉戰勝自往勞之故為作宮鄭燭之武說秦伯僖公三十年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文公亡過鄭鄭不禮之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此東汜也在佚

之言易入者以此

仁山金履祥曰  
晉文報怨而喜  
功故邀秦以伐  
鄭秦穆恃功而  
嗜利故此一役也  
倍晉此一役也  
結怨交兵者數  
世晉主夏盟失  
秦之援而為楚  
所抗自是役始  
春秋之所憂在  
楚史記之所憂  
在秦二者居天  
下之大勢矣

臣乾學曰秦晉  
協和以圖鄭燭  
之武數言能使  
秦伯反為鄭守  
此種已開戰國  
策士之風

遠棄老成之言自  
古鮮有不敗者穆

之狐鄭大言於鄭伯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鄭大見

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

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

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

而縋縣城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設

則鄭以為秦邊邑焉用亡鄭以倍鄰倍益也鄰鄰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

困行李使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

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晉君謂惠公也雒

二邑朝濟河而夕設版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

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

圖之闕猶削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

之三子皆秦大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夫人謂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

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亦去之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僖公三十二年

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卜

左傳 秦蹇叔諫穆公襲鄭



公敗而知悔庶曰  
能賢惜其能悔而  
不能改日尋干戈  
而未而已也

臣熙曰情至不  
過數語便覺風  
景凄然百端交

臣鴻緒曰老成  
謀國情深語至  
懷婉動人

秦師至滑而鄭不  
知微弦高之智鄭  
亦殆矣文遠宿多

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

大捷焉卜偃聞秦密謀故杞子自鄭使告于秦秦使

杞子杞子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

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秦大夫蹇叔曰勞師以襲遠

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

為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

知公辭焉召孟明名視百里西乞名術白乙名丙使出師

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

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中壽百歲爾墓之木拱

矣合手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

殺殺在弘農殺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臯

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此道在二殺之間

兩山相嶽故可以辟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南谷中谷深委曲必死是間

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

秦師自鄭入滑 僖公三十三年

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

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于王襄王曰秦師輕而無

禮必敗謂過天子門不卷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

臣德宜曰易有  
之師出以律否  
臧凶又云幾事  
不密則害成今  
秦師甫出即為  
二子所窺其收  
敗何疑

臣英曰鄭之辭  
杞子意嚴而詞  
婉情迫而語間  
想見古人用筆  
之妙

是時晉鄭未睦秦  
師之東又非加兵  
於晉乃藉同姓為  
兵端而棄經以從  
戎事是亦不可以  
也乎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

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商行賈也乘四也韋熟革也古者將獻遺

於人必有以先之皆以輕先重鄭商故以四韋為牛先也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

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遽傳車猶今驛

也鄭穆公使視客館秦杞子等三大夫戍鄭之館舍則束載厲兵秣

馬矣使皇武子鄭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

資餼牽竭矣資糧也生日餼牽謂牛羊豕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

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原圃具囿皆囿名吾子取其麋鹿

以閒敝邑若何使秦成自取麋鹿以為行資令敝邑得閒暇杞子奔齊逢

孫楊孫奔宋孟明日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

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

晉敗秦師于殽僖公三十三年

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

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

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

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

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

止齋陳傳良曰  
晉之伯秦有力  
焉自城濮以來  
無役不從也文  
公未葬襄公墨  
衰及姜戎要秦  
師于穀敗之秦  
晉之構怨自是  
始更三君交兵  
無慮歲曾不十  
年晉遂不競而  
楚伯

臣士奇曰秦晉  
交兵自穀始先  
軫扭於小利而  
忘大計啓殺世  
之釁故殺之勝  
禍晉非利晉也

謂非禮之禮  
夫于

姜戎以傳車起子墨衰經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

而加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于穀

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遂墨以葬文公

晉於是始墨後遂常以為俗文嬴請三帥文嬴晉文

秦穆公所妻夫人襄公始適秦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

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

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

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

墮軍實而長寇讐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

追之大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

明欲使還拜謝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

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

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意欲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

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替

也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文二

孟明伐晉戰于彭衙又敗秦伯猶用孟

明增修國政卒濟河封穀尸遂霸西戎

魯躋僖公文公二年秋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

其失也聖賢所見略同

原父劉敞曰僖公於閔非父子也然與親父子相辭無以異臣子一體也君之則我以臣事之

祖顛項而宗堯堯非同姓也受國焉爾非同姓尚宗之况親親乎

臣茨曰逆禮失祀論斷易繁證以兩詩而足可為引經議事之則

秦伯終任孟明以成王官之捷可為千古用人之法

子嘗為臣位應在下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宗伯掌宗廟昭穆之

禮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新鬼僖公既為

鬼閔公死時年少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又以僖公

賢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

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齊肅

也臣繼君故禹不先鯀禹湯十三世祖湯不先契鄭桓

先不啻不啻后稷子宋祖帝乙微子鄭祖厲王鄭桓公父猶上

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

祖后稷魯頌闕宮篇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

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邶風泉水篇君子曰禮謂其姊親

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魯大夫名辰其不仁者三不知

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文仲知柳下惠之賢而使在下位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

凡六關所以禁絕末游而廢之妾織蒲三不仁也家人販席言作虛其與民爭利

器謂居蔡山節藻稅也有縱逆祀聽夏父躋僖公祀爰居三

不知也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外文仲以為神命國人祀之

秦穆公濟河焚舟文公三年

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晉地晉人

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殺尸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遂霸西

臣乾學曰此秦穆公之霸也穆公悔心一萌任賢脩政奄霸西陲甚矣用人之效彰彰如是也孔子刪書獨存秦誓以誌

是亦原之德一語不白焉宋公

是亦原之德一語不白焉宋公

臣叔元曰葛藟本根之喻至理可思情切而語類詭何其辭之矜以焉也

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周備也不偏以一惡棄其善與人之壹也。壹無二心孟明之臣也。

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子桑公孫枝舉孟明者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

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召南采蘩篇方者曰沼小者曰沚言沼沚之蘩至薄猶采以共公侯以喻秦穆。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大雅烝民篇美武王能遺善謀以安成子孫也

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大雅烝民篇美武王能遺善謀以安成子孫也子桑有焉。言子桑有舉善之謀

宋樂豫諫昭公 文公七年

夏四月，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莊公為右師，公孫友

目夷為左師，樂豫戴公為司馬，鱗桓公為司徒，

亂公子蕩桓公為司城，華御事華元為司寇。昭公將

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

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葛之能藟蔓繁滋者

以本枝廕，故君子以為比。謂詩人取以喻九族兄弟况國君乎？此

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八尺曰尋所以量木者也必不可

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

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穆公襄公之子孫昭公所欲去者

左傳 宋樂豫諫昭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  
以讓公子邛昭公弟昭公即位而葬書曰宋人殺其大  
夫不稱名衆也且言非其罪也

晉卻缺說趙宣子 文公七年

晉卻缺卻芮子言于趙宣子趙盾曰日衛不睦故取其地

文元年晉侯伐衛圍滅取之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何以

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無德  
何以主盟子爲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之何  
夏書曰大禹謨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

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禮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  
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宣子  
說之明年晉歸衛匡戚之田

魯季文子出莒僕 文公十八年

莒紀公莒嬴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紀公名庶其生太子僕又生季

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  
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

辭義由重高陽氏  
以下改太史公  
全採入舜本紀

環谷汪克寬曰  
若太子僕弒其  
奔納諸宣公則  
季孫行父使司  
寇出諸竟邾庶  
其以土地來奔  
襄公朝晉未返  
而季孫宿以君  
姬氏妻之且有  
賜焉于此見行  
父之忠於公室  
而遠於利宿之  
貪利而忘君也

伯厚王應麟曰  
古者以德為才  
十六才子是也  
如狄之鄆舒晉  
之知伯齊之益  
成括以才稱者  
古所謂不才子  
也

西山真德秀曰  
史克激稱以辨  
宣公之惑釋行  
父之志故其言  
義惡有過辭蓋  
事宜也

必授季文子季文子桓公子季友之後名行父使司寇出諸境曰今

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

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

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

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掩匿也竊賄為盜盜器為姦

主藏之名以掩賊為名賴姦之用用姦器也為大凶德有常無

赦刑有常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

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

弒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

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

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

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其苗裔蒼舒隤斂檇大臨龙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臯陶之倫庭堅即臯陶字○隤音頹斂音瑰檇音桃斂音演

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愷和也高辛

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嚳之號八人亦其苗裔伯奮仲堪叔獻季仲  
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忠肅共懿宣慈惠

臣熙曰平平對  
夫有開有結比  
偶文字左氏已  
先為之矣

臣正治曰文子  
三思後行而于  
宮僕則出之甚  
決可謂能疾惡  
者矣其引古典  
詳而有體

亦載宮僕事而  
以為里革更書  
以授文子似未  
足據

臣乾學曰行父  
詞氣微涉激烈  
要其自比鷹鷂  
之逐大義凜凜  
如申屠嘉召辱  
鄧通亦復令人  
想見大臣風采

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元善也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

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

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平水土即主地之官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

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司徒五教在寬故知契在八元之中

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

才子帝鴻黃帝也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

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謂驩兜渾敦不開通之貌敦徒本

反少皞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號次黃帝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靖安也庸用也回邪也蒐隱也以誣盛德天

下之民謂之窮奇謂共工其行窮其好奇顛頊氏有不才子不

可教訓不知話言話善也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明

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檇杻謂絲檇杻頑凶此無儔匹之貌此

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

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名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

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

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貪財為饕貪食為餮○饕餮他刀

反饕餮結反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檇杻

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是以堯崩



臣杜訥曰文子此舉深明人臣之大義節取而表著之亦足維細常於不墜

問鼎遊節之萌也王孫滿之對一毫委蛇不得必如此辭嚴義正始足以

臣杜觀之端折強臣之氣

臣德宜曰在德不在鼎寶有國之金鏡寶箴也蓋正位凝命者乃鼎而三趾兩耳者非鼎也使則鼎不淪於泗水而秦得之亦何益

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王孫滿對楚子

宣公三年

楚子

弟

伐陸渾之戎

在伊

遂至於雒觀兵於周疆定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

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

圖書山川奇異之物

而獻

貢金九牧

使九州之

鑄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于鼎

百物

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圖鬼神百物之形使民逆備之

故民入川澤

山林不逢不若

若順也

螭魅罔兩

螭山神獸形魅怪物罔兩水神

莫能

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

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

鼎於邠今河南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

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既陳矣聞正言而復之中叔深得納善之方楚王亦有不虛受之量

正叔程頤曰秩亂之臣國所不容也故書納

正熙曰溪田之喻妙在切直取懷而與之喻妙在輕篤

臣正治曰溪田之罰最為妙喻猶卿取一人以歸惜哉其未盡裁之以義也

鄭詞避順得以小事大之體所以能

楚子入陳 宣公十一年

冬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十年夏徵舒弒君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少西徵舒之祖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

轅車裂也栗門陳城門○轅音患因縣陳滅陳以爲楚縣陳侯在晉靈公于成公午

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

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

寡人楚縣大夫皆僭稱公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

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

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蹊徑也○蹊音兮

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

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

名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

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

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

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二子於陳書有禮

也

楚子圍鄭 宣公十二年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

不決國

環谷汪克寬曰  
據左氏公羊所  
記鄭襄公屈服  
於楚禮卑辭巽  
以求免則楚之  
凌暴亦甚矣然  
其能不聽左右  
之言而退師許  
平薄於利而不  
要其土則比於  
狡焉思啓封疆  
者猶有改過遷  
善之美意也

臣鴻緒曰前既  
封陳茲復平鄭  
伐國而不有莊  
之霸也宜哉

傳文莫多於此而  
中開述言叙事繁  
冗纖悉秋然不亂  
繁然不遺曲而雅  
富而艷奇而法曲  
而詳諸義具矣

臨於大宮臨哭也大宮鄭祖廟。大音太且巷出車出車于巷示將見遷不得安居

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

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

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

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

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

於厲宣桓武鄭桓公周厲王之子宣王母弟不泯其桓公始封西鄭武公始居東鄭

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僖五年滅弦十二

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君之惠也孤之願

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

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

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楚大入盟子良出

質子良鄭伯弟

晉楚邲之戰 宣公十二年

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上軍士會士季也初封隨後郤克佐之郤缺趙朔將

下軍趙盾欒書佐之欒盾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

皆趙衰子趙括趙嬰齊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林父弟別為知氏

水心葉通曰荆尸事已見莊公蓋通國大舉凡在役屬之民皆用之矣故鄧曼以為豈不知楚師之盡行而士會所言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大衆遠征軍為難事而內外有紀如此故以為不可敵也

晦庵朱熹曰左傳分謗事近世士大夫多如此只要徇人情如荀林父却之役先殺違命而濟乃謂與其專罪六人同之是何等語也為林父者只合按兵不動召先穀誅之

趙同趙衰子

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

韓萬元孫

及河聞鄭

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

桓子

林父勦勞也

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

武子士會

會聞用師

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

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

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

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

陳尸

也楚武王始更為此陳法遂以為名

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

事不奸矣為敖為宰

為敖孫叔敖宰令尹

擇楚國之令典軍行

右轅左追蓐

在車之右者挾轅為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為宿備蓐音辱

前茅慮

無慮無軍行前有斥候踰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見

或曰時楚以茅為旌識

中權後勁

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為殿

百官象物而動

軍政不戒而備

物猶類也

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

於親外姓選於舊

言親疎並用

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

加惠旅有施舍

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

君子小人物有服章

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

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

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

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洵詩頌者昧也者致也致

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篇名彘

子曰不可彘子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

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

成師以出聞敵疆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

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即荀

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坎下坤之臨三三兌

坤上臨師初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師卦初執事順成

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坎為眾今變川壅為澤坎為

變為兌兌為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

澤是川見壅象今為眾則散為川則壅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

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也坎變為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

臨兌是法敗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

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

謂桓子曰獻子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

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今鄭屬亡師為罪已重

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

水心葉適曰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固以成師晉甘其說而弗自定比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絃豈可得也

考堂胡寧曰楚之戰先殺趙盾實敗晉師而獨書林父者責元帥也武侯祁山之戰違命於街亭者為誤也失於箕谷者鄧芝也而武侯深自刻責以為皆自在此已此為春秋之義也任歸於一者責有所歸無適從吳漢既及漢用條侯以擊主之責太後之責交積救後

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鄧鄧北地沈尹將中軍沈邑名楚官子重將左莊王弟公子嬰齊子反將右公子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伍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旆軍前大旗伍參言于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言晉之林父新將中軍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眾

誰適從聽彘子趙同趙括則為軍無上令眾不知所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滎陽京縣東北有管城晉師在敖敖鄆二山鄆之間敖鄆在滎陽縣西北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武子欒書楚自克庸以來在文年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討治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于日在軍無日不討

倭侯護守便宜  
竟破七國唐六  
道重兵攻圍淮  
蔡久而無功及  
裴度視師維韓  
弘亦與疾督戰  
遠檢元濟代宗  
以九節度之師  
帥一慶緒不立元  
成敗之績豈不  
著明也哉

田熙曰左氏控  
極長文字如江  
如河無所不有  
而起伏變化層  
見叠出令人應  
接不暇洵文章  
之鉅觀

軍實而申傲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

訓之以若敖蚡冒筭路藍縷以啓山林若敖蚡冒皆楚之先君筭

路柴車藍縷敝衣言此二君勤箴之曰民生在勤勤

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

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

君之戎分為二廣君之親兵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十五乘為一廣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

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

其夜內官近官序次也宿直遞持更也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

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潘庭為楚人所崇貴師叔入盟子

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

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

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得屬服鄭知季曰原屏咎之

徒也知季莊子也原趙莊子曰藥伯善哉莊子趙朔趙同屏趙括

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

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二先君楚成王穆王將鄭是

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

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

臣德宜曰晉帥  
人各異心非楚  
能敗晉晉先自  
敗也唐季用兵  
令宦官參軍事  
往往牽制取敗  
可以為戒

臣鴻緒曰叙兩  
國軍事極錯綜  
變化而成敗井  
然真兵書之祖  
所以古良將多  
讀之楚子七德  
數語志量弘遠  
不愧霸者

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候人伺候望敵者敢

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

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

無所逃命楚人又使求成於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

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致師謂單車挑戰許伯

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

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車左也菆矢之善者○菆側雷反代御執轡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節也掉正也○掉徒弔反攝叔曰吾聞致

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

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隆高當心者晉

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

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

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錡魏犇子欲為公族大夫而

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

楚潘黨逐之及滎澤滎澤在滎陽縣東見六麋射一麋以顧

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

黨命去之叔黨潘黨潘廙之子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且怒於失



臣英曰先毅輕  
而實謀剛躁而  
愎以致晉師敗  
劔左傳數處摹  
寫情狀如畫誠  
易所謂弟子與  
尸也

臣先學曰此楚  
莊之萌也春秋  
惡僭王獨於丹  
徒無貶辭蓋以  
莊有霸者之義  
也左氏載晉楚  
計畫行陣如虬  
龍變化至今讀  
者若辟上觀

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

而往郤獻子曰

獻子郤克

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

人勸戰勿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

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

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

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

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

覆為伏故兵七處

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

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

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鷄鳴

而駕日中而說

說舍也說行銳反

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

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

屈完子

為右乙

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

得其甲裳

下日裳

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

之

輓車兵車名

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

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

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

小雅六月篇

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

臣炎曰晉師敗於驕楚莊勝於懼故子行三軍必與夫懼者

臣七奇曰不昭武功而以七德自愧楚莊善居成功蓋自克庸以來無時不兢競也

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

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

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夫將右拒卒以逐下軍右拒陳名楚子

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唐屬楚之小國義陽安昌縣東南有上唐鄉唐

狡蔡鳩居皆楚大夫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

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

游闕四十乘游車補闕者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

伯曰駒伯郤克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于我吾師

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

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戶止也淳熙九經本

長平游御史本相臺岳氏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言楚本竝作戶而建安本作尺

左廣始出亦必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

不能進廣兵車楚人憇之脫扁憇教也扁車上兵闌少進馬還又

憇之拔旆投衡乃出還便旋不進旆大旗也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差輕○憇其器

反扁古熒反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

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

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使在

後稱也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

臣叔元曰通篇  
議論叙事鋪陳  
排比相雜成文  
如編珠錯繡耀  
人心

臣杜訥曰林父  
不能審幾獨斷  
以致喪師辱國  
責固難追矣先  
殺劉恢不仁敵  
國猶知之顧使  
佐中軍此晉之  
失霸所由來也

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

莊子以其族反之知罃知莊子之子厨武子御武子魏錡

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敢納諸厨子之房房箭舍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蒲楊柳可以為箭董澤之蒲

可勝既乎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河東知季曰

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

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穀臣楚王子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

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重輜重也遂次于衡雍潘黨

曰君盍築武軍築軍營以彰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

其上謂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

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

戈載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周頌時邁篇

又作武周頌篇名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

我徂惟求定賚之篇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桓之篇夫武

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此武七德故使

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

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能定

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  
 和衆利人之幾也幾危也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  
 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  
 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  
 告所載主于宮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  
 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今  
 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  
 於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  
 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

僕叔魚臣子服石制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

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小雅四歸於怙亂者也夫鄭

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

子諫曰不可士貞子士渥濁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

猶在得臣即子玉憂未歇也困獸猶鬪况國相乎及楚殺

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

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

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

諸侯請隧大夫請  
由縣繁纓潛越之  
端上下一轍記孔  
子之言所以立萬  
世之防也

水心葉適曰惟  
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周不許晉  
隧而與之田豈

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  
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宣  
五年荀林父敗赤狄滅潞晉侯賞以  
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以瓜衍之縣

齊衛新築之戰 成公二年

新築人仲叔于奚

守新築大夫

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

孫桓

子侵齊戰敗

既衛人賞之以邑

賞于奚

辭請曲縣

軒縣也周

禮天子樂宮縣四面

繁纓以朝許之

繁纓馬飾皆諸侯之服○繁步

于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

以假人

器車服名爵號

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

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

得其宜則利生

利以平民政之

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

止也

齊國佐對晉人

成公二年

晉師從齊師

戰于鞏齊師以敗故追之

入自丘輿擊馬陘

丘輿馬陘皆齊

邑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

媚人國佐也甗玉甗皆滅

紀所得

○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

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

同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也難斥言其母故

遠言

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

使壟畝東西行

對曰蕭同叔

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雅既醉 篇。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物土之宜，播殖之物，各從土宜。 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小雅信南山篇 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關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

夏伯昆吾，商伯大彭，豕韋，周伯齊桓，晉文。 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

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商頌

長發 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不見 寡

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不腆

敝賦，以犒從者。戰而曰犒，為孫辭。 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

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

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燼，火餘木。 背城

借一。欲於城下，復借一戰。 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

唯命是聽。若齊幸勝，亦從晉求和。 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

庶正治曰敘事  
瑣屑而不蕪辟  
女子一段寫出  
秦皇擾攘之際

情景宛然

臣注故曰東其  
以范甯註穀梁  
以為利於戎車  
之驕侵也何休  
註公羊以為晉  
地宜東故者多  
使齊亦如之也  
觀戎車是利二  
語當以范說為  
長  
臣岳頌曰原本  
孝德仁也稱述  
先王義也正論  
徽徽能誦無禮  
之請尊賢尚功  
之報遠矣

此篇僅百餘言所  
以處父子君臣僚  
友之道皆見

臣鴻緒曰謙則  
受益和則致祥  
人臣協恭之道  
莫不宜然况軍  
政乎晉三帥可  
謂善居功矣

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

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

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賦輿猶兵車

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

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禽鄭魯大夫秋七月晉師

及齊國佐盟于爰婁爰婁去齊五十里使齊人歸我汶陽之

田汶陽之田本魯地為齊所侵公會晉師于上鄭上鄭地闕賜三帥先

路三命之服三帥郤克士燮欒書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

受一命之服晉司馬司空皆大夫輿帥主兵車候正主斥候亞旅亦大夫也皆魯侯賜

晉卿讓功 成公二年

晉師歸歸自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

武子士會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

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

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

臣何力之有焉郤伯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

命也克之制也爨何力之有焉范叔即范文子荀庚

子上軍佐代行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爨之詔也士

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

義指嚴正辭氣溫  
醇深得王朝誥誠  
之體

臣德宜曰晉之  
伐齊以私怨相  
攻非奉王命而  
獻捷于周非禮  
也定王據周禮  
以折強藩再言  
王命伐之而晉  
之失也見

晉鞏朔獻齊捷于周 成公二年

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獻鞏王之捷王弗見使單襄公

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

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

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

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

司於王室大國三卿其二卿命于天子鞏伯即鞏朔為上軍大夫名位卑微未達于王室又

奸先王之禮謂獻齊捷余雖欲於鞏伯欲受其獻其敢廢舊典

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

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莊伯鞏朔王使委于三吏委屬也三吏三公也禮之如侯伯克敵使

大夫告慶之禮降于卿禮一等王以鞏伯宴而私賄

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相相禮者籍書也言此宴賄皆非禮之正勿書

此以為禮典

晉知罃對楚子 成公二年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於楚以求知

罃罃之戰楚獲知罃於是苟首佐中軍矣首知罃父故楚人許之

當時救尚節概故  
罃之對楚王其詞  
彊直如此

左傳 鞏朔獻捷于周 知罃對楚子

元



臣執學曰寫得  
知滄之言嚴勁  
不少屈方見霸  
主度量過人處

王送知滄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  
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  
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  
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  
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其誰敢德王曰子  
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  
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  
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  
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稱於異國首其請於

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  
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  
違其竭方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  
晉未可與爭重為之禮而歸之

晉韓厥謀遷國 成公六年

晉人謀去故絳晉復命新田為絳故謂此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

瑕氏之地郇瑕古國名河東解縣西北有郇城沃饒而近鹽鹽鹽也猗氏縣鹽池

是○監音古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為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

上厚水深地利也  
民從教人和也立  
國之道兩言盡之  
晉侯不從諸大夫  
而惟獻子是從可  
謂能擇善矣

莊廷敬曰近寶  
公室乃舊論甚  
新制然中有至  
理確然不為

民受天地之中以  
生語極純粹故朱

子稱之大既亦醇  
正無疵非復春秋  
氣矜之習

晦庵朱熹曰劉  
康公論人乎中  
以生與子庶論  
伯有為厲事  
窮理甚精

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覲。惡疾疾易

覲則民愁。民愁則墊隘。墊隘羸困也於是乎有沈溺重腿

之疾。沈溺濕疾重腿足腫不如新田。平陽絳邑縣土厚水深居之不

疾有汾澮以流其惡。汾水出太原經絳北西南入河澮水出平陽絳縣南西入汾惡

垢且民從教。無災患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

也。高阜為山止水為澤草木為林鹽鹵為監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

貧不可為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於新田。

劉子論成肅公受脈 成公十三年

公及諸侯朝王。簡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

成子受脈于社不敬。脈宜社之肉也盛以脈器故曰

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

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

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

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敦篤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

事在祀與戎，祀有執爓。爓祭肉戎有受脈，神之節也。

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是年夏五月成肅公卒于瑕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古文淵鑿卷第二  
終  
襄公十四年

古文淵鑿卷第三目錄

周

左傳

晉楚鄆陵之戰

成公十六年

晉悼公復霸

成公十八年

祁奚請老

襄公三年

晉魏絳對晉侯

襄公三年

晉悼公繇上治兵

襄公十三年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宋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魯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鄭子產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子產然明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衛北宮文子相襄公如楚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公三十一年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論晉侯疾 昭公元年

晏嬰叔向論齊晉 昭公三年



微有矜心也其論  
外學內憂與孟子  
相發明

環谷汪克寬曰  
春秋二百四十  
二年中國勝楚  
者惟城濮鄆陵  
而已自宋襄泓  
之敗楚衡行諸  
夏至城濮而沮  
其志自荀林父  
邲之戰楚之陵

駕尤甚嬰齊盟  
蜀諸侯之大夫  
從之者十有一  
國至鄆陵而挫  
其鋒前此未有  
中國諸侯助楚  
以戰中國者惟  
鄆陵之役鄭伯  
佐楚共以敵晉  
使無呂錡射目  
之勝則楚將倚  
鄭為援長驅中  
原其害可勝言  
耶所可惜者厲  
公不能脩政於  
內而徒務求逞  
於外迹其所為  
去楚度無幾耳

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樂書將中軍士  
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荀錡卻克子荀偃  
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榮居守卻欒如衛卻欒卻  
弟遂如齊皆乞師焉樂騫來乞師樂騫樂孟獻子曰  
夫仲孫蔑魯大有勝矣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  
告於楚姚句耳與往句耳鄭大夫楚子共救鄭司馬將中  
軍子令尹將左子右尹子辛將右公子過申子反入  
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  
也詳詳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

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  
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  
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周頌思是以神降之福  
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  
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  
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  
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底至也其誰致死子  
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子駟  
駟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

急齋高閔曰凡楚師之敗必行兵法於主將而死之春秋之世楚實強於天下其所以能強者兵強也兵所以能強者將帥之力也將帥之所力也將帥之所力者賞罰行也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敗績者凡十有六而楚居三焉城濮之敗殺得臣鄢陵之敗殺公子側相舉之敗囊瓦之刑而奔鄭至

于中國之敗績凡十有三不聞加兵法於一主將者國勢浸弱遂成姑息漢魏而下率皆踵之端可為鑑

臣熙曰楚師輕窳晉師整暇是一篇眼目記事詳而用字用句俱極陡健秦漢以下不能及也

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

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

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

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鄢陵范文子不欲

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在僖十五年箕之役先軫

不反命在僖三十三年邲之師荀伯不復從在宣十二年皆晉之

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

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

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乎甲午

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匄士曰塞

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晉楚

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

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

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卻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

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親兵罷鄭陳而不

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盡在陳而囂合

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鬪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

臣正治曰伯州犁晉人也而在楚苗賁皇楚人也而在晉當戰之時盡輸國情以告敵人古所

請失資材以為敵國之資於此益信

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子重使大宰

伯州犁侍於王後州犁晉伯宗子前年奔楚王曰騁而左右何也

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

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

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

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

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

卒告賁皇楚鬬椒子宣四年奔晉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晉侯

左右皆以伯州犁在楚知晉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

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

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三

三震下坤上復無變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蹙子國蹙六反

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

淖步毅御晉厲公步毅即祁毅祁至弟欒鍼為右欒書子彭名御

楚共王潘黨為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為右欒范以

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

大任焉得專之在君前故子名其父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

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掀許言反



癸巳潘廔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潘黨

廔之子蹲聚也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

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

入於泥呂錡魏錡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

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殺弓以

矢復命卻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胄而趨

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

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韋熟皮也○韎音妹

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免胄承命曰君

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聞蒙甲冑謂備近也

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

肅肅手至地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也從逐其御杜

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

可以再辱國君乃止成二年晉戰韓厥已辱齊侯卻至從鄭伯其

右第翰胡曰謀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

鄭伯車前而自後登車以執之○輅五稼反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

首曰衛懿公唯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殺

中熒戰在唐荀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謂軍大崩也  
 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言首亦君之親臣而執御與車右不同故  
 首當御君而退已當死戰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  
 雖君有命為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  
 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蔀欒鍼見子  
 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  
 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眾  
 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  
 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攝持也公

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於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  
 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  
 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識記也謂能受而  
 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  
 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鷄鳴而食唯命是聽  
 晉人患之苗賁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  
 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逸縱也王聞之召子  
 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穀陽子反內豎子反醉而不能見  
 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

臣德宜曰范文子以克敵為懼知晉之患不在楚也若聖人輯寧四方居安思危豈復有曠戶之虞故曰惟聖人能內外無患

臣廷敬曰國有數人人各數事繁賸而不厭間雜而成章樂鍼所云整暇左氏殆自以品其文乎

晉悼公初政發令用人一時井然釐弊絕頓新文亦簡嚴有法

水心葉適曰叙

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

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於常有德之謂周書

楚師還及瑕瑕楚地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

者君不在謂子玉敗城濮時王不在軍子無以為過不穀之罪也

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

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

矣盍圖之而汝也言初子玉喪師自殺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言

無先大夫子大夫命側側敢不義言子重以義責我

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晉厲公既勝益驕范

文子自裁公聽嬖臣譖殺三郤為樂書所弑晉國大亂皆如文子之言尋迎悼公入立復霸。按西山真氏文章正宗錄左丘明文為冠分辭命議論叙事三條而叙事最有體要如伐楚盟召陵齊桓公之霸也戰于韓秦晉兵爭之始也戰于泓宋襄求霸之終事也戰于城濮晉文公之霸也濟河焚舟秦穆公之霸也戰于鄆楚莊王之霸也鄆陵之戰言楚之不競也三代以後王降而霸春秋首尾大約皆五霸之事左氏纖悉具備而叙次城濮鄆陵之戰為史家權輿讀者詳焉

### 晉悼公復霸 成公十八年

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厲公殺絕故悼公始

命百官施舍已責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逮鰥寡惠及微民振廢滯

起舊德 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歛宥罪戾節器用

晉悼公復霸及  
林向與晏子語  
國之興衰全在  
人主及一二賢  
智合德之巨其  
餘只是隨大勢  
起倒  
晦菴朱熹曰晉  
悼公甚次第才  
甚高只十四歲  
說話便有操有  
縱纒歸晉做得  
便別當時晉室  
大段費力及悼  
公歸來不知如  
何便故得恁地  
好如久雨積陰  
忽遇天晴光景

為之一新問勝  
桓文否曰儘勝  
但桓文是白地  
做起來悼公是  
見成基址某嘗  
謂晉悼公宇文  
周武帝周世宗  
三入之才一般  
都做得事都是  
一做便成  
繼厲即位能抑  
書偃之權選建  
賢良脩明法紀  
視文公初政更  
覺規模廣遠二  
駕之烈基於斯  
矣

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相魏  
魴士會子頡魏穎子武趙朔子荀家荀會樂麋韓無  
此四人父祖皆有勞於晉國無忌韓使  
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共儉孝弟厥子  
士渥濁為大傅使修范武子之法渥濁士貞子范武  
大右行辛為司空使修士蔞之法辛將右行因以為  
也弁糾御戎校正屬焉弁糾樂糾也使訓諸御知義  
戎士尚荀賓為右司士屬焉司士車使訓勇力之士  
節義勇力多不順命故卿無共御立軍尉以攝之  
時使訓之以共時之使  
戎御令軍尉攝御而已  
祁奚為中軍尉羊舌職佐之魏絳為司

馬魏難張老為候奄鐸遏寇為上軍尉籍偃為之司  
馬偃籍談父為上軍使訓卒乘親以聽命  
鄭為乘馬御六騶屬焉使訓羣騶知禮乘馬御乘車  
周禮諸侯有六閑馬乘車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大  
尚禮容故訓羣騶使知禮凡六官之長皆民譽也  
三卿晉時置六卿為軍帥故總舉六舉不失職官不  
官則知羣官無非其人長丁丈反  
易方官守其業爵不踰德量德師不陵正旅不逼師  
正軍將命卿也師二千五百人之帥也旅  
五百人之帥也言上下有禮不相陵逼民無謗言  
所以復霸也

祁奚請老 襄公三年

左傳 祁奚請老

善善惡惡之問因  
有私心而後有嫌  
疑故避嫌非君子  
之道也祁奚之心  
忘乎讐與子而惟  
才是舉心如皎日  
何復嫌疑可為後  
世人臣舉賢之法

水心葉適曰祁  
奚能舉善善千  
世之通義也善  
之所在安有偏  
黨偏黨末世之  
論也末世以偏  
黨銅善

魏絳之行法晉侯  
之謝過親親賢賢  
兼得其義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晉侯悼公嗣  
續其職者

稱解狐其讐也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

午祁

於是羊舌職

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

赤職之

於是

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

舉善矣稱其讐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

黨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商書  
洪範

其祁奚之謂矣

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

物

也。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

以似之祁奚有焉

小雅裳裳  
者華篇

晉魏絳對晉侯

襄公三年

晉侯之弟揚于亂行於曲梁

行陳次曲  
梁晉地

魏絳戮其僕

魏絳魏  
犇子

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于

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

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

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

士魴士  
會子

公讀

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

斯此

臣聞師眾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于無所

臣乾學曰國容不及軍軍容不人國絳之能立武也晉侯始怒而旋用之可謂能任將矣齊穰苴斬莊賈漢胡建誅監軍御史唐李光弼殺崔衆皆本諸此

卿大夫之表也堂陛之上有競進之心無恬讓之雅何以化民成俗晉

諸卿偕讓於上民以大和表正影端其捷如此

仁山金履祥曰魯以三分公室而作三軍晉亦以三軍無帥而復三軍非能復古也然以魏絳之能而不以為帥初使佐新軍至是廢新軍而復佐下軍非特晉悼不以爲帥而諸卿讓善亦

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

晉悼公縣上治兵

襄公十三年

荀罃士魴卒晉侯蒐于縣上以治兵使士匄將中軍

士匄士辭曰伯游長伯游荀偃昔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

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匄佐之使韓起

將上軍辭以趙武韓起韓厥子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

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

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晉侯難其人使

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

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

范宣子其下皆讓欒黶爲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

世賴之刑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謂乎周書呂刑

不及焉又不知其何說也漢馬謖善謀孔明使為將而卒敗晉悼此舉或者其無孔明之失與

臣英曰虞廷命官以臯夔益稷之賢猶交讓其下唐宋諸臣時有讓官表所以

典重醇茂處以國語在左傳中別為

康侯胡安國曰春秋端本清源之書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齊為名所以傲乎人君為後世鑒也

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大雅文王篇言刑

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小雅北山

篇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

力以事其上是以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

謂之懿德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馮亦陵也馮音憑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

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晉師曠論衛人出君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於晉侯師曠晉樂大晉侯曰衛人出其君是

衛孫林父逐衛獻公奔齊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

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

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

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

匱神乏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

貳使師保之貳卿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貳宗宗子之副貳者士有朋

友庶人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

水心葉適曰師曠言止君之義乃占人遺說孟子蓋知之

臣笑曰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故君必畏天畏天則勤民曠也君耳也其言可以司聽

古帝玉捐金抵璧不貴異物惟賢材是重稼穡是務知國家之所寶在此不在彼也獻玉而子罕不受可謂智矣

古人不納叛臣蓋所以昭君臣之大

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

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謂大史君舉則書瞽為詩詩為

以風工誦箴諫工樂人也誦箴諫之辭大夫規誨士傳言士卑不得

徑達聞君過庶人謗庶人不與政聞商旅於市旅陳也陳

失傳告大夫君過則誹謗故夏書曰道人以

其貨物以示百工獻藝獻其技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道人以

木鐸徇于路夏書伯征篇道人行人之官也木鐸官師

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宋子罕辭玉 襄公十五年

宋人或得玉獻諸子罕司城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

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

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

寶稽首而告曰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

也子罕寘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攻治富而後使

復其所賣玉得富而後使或人歸於其所居

魯臧孫論詰盜 襄公二十一年

邾庶其邾曹姓庶其邾大夫以漆間丘二來奔季武子以公姑



義明古今之大防  
不貪其利而容之  
也邾庶其竊地來  
奔魯國容之臧武  
仲謂之賞盜其旨  
嚴矣

西山真德秀曰  
季孫賞盜而已  
非為盜也而臧  
武仲乃曰上之  
所為民亦為之  
何哉蓋季氏是  
時頗有魯國凡  
土地貢賦名器  
威福君所有者  
皆竊以為己物

非盜而何故臧  
武仲因事而規  
之其言深有味  
云

臣士奇曰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  
百官以正萬民  
能推武仲之言  
寧止詰盜

義明古今之大防  
不貪其利而容之  
也邾庶其竊地來  
奔魯國容之臧武  
仲謂之賞盜其旨  
嚴矣

姊妻之季武子魯大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

季孫謂臧武仲曰臧武仲魯大子盍詰盜詰治武仲

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

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

日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

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

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

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輿馬其小者衣裳

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

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

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

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

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

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大禹將謂

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以

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

鄭子產論重幣襄公二十四年

范宣子為政范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

鄭子產論重幣

所戒子產象當其  
身之論最為深切  
著明當官者宜  
請座右

水心葉適曰予  
產攻幣重直言  
無德與名而也  
若後世之論則  
當有委曲而好  
利之患已成亦  
無肯直受攻者  
蓋以義易利在  
春秋時猶未為  
難事也

為政者保愛善良  
如農夫之育嘉穀  
剪除奸慝如農夫  
之去惡草故曰政  
如農功

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  
子西鄭公孫夏寓寄

也曰子為晉國四隣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

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

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

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

沒也沒沒沉滅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

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小雅南山有臺篇有令德也夫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大雅大明篇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則

命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

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象有齒以焚其身賄

也宣子說乃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

伐陳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恃

大國而陵虐于敝邑寡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

子產然明論政 襄公二十五年

晉程鄭卒程鄭荀氏別族子產始知然明然明醜蔑前年然明謂程鄭將死今

如其言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

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游吉也且曰他

季札以樂論列國  
之風上及三代之  
成樂如指掌即孟  
子所謂聞其樂而  
知其德也三百篇  
即當時樂章其審  
聽入徹處尤當與  
六義參看

水心葉適曰季  
子之觀樂以音  
聲論義理

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  
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  
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 吳姬姓子爵泰伯後至壽夢見叔孫

穆子 魯大夫叔孫豹 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

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

其大政不愼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 昭四年豎牛作亂殺穆子 請

觀於周樂 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 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猶有商糾未盡善也 然勤而不怨矣為之

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

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 言三國同是衛風 為之歌王曰

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

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

乎大風也哉 泱泱弘大之聲決於良反 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

未可量也為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

之東乎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

至也其周之舊乎為之歌魏曰美哉泚泚乎 泚泚中庸之聲

○風扶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為之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

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其

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

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

為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為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

不偏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

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

不底

守之以道雖復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

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商周同此盛德非必及魯見舞象籥南

籥者象籥舞所執南籥以籥舞也皆文王之樂○籥音朔曰美哉猶有憾美哉美其

谷也文王恨不見舞大武者武王曰美哉周之盛也

及已致太平見舞大武者湯之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

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樂曰美哉勤

慚德慚於始伐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禹之曰美哉勤

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籥者舜樂○曰德

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燁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

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

臣對元曰論詩至頌而曰盛德之所同論樂至韶而曰德至矣其以德為主則其他貞淫得失莫之能違矣此孝武之微旨也

社訥曰李子慧心卓識自當獨絕千古篇中逐句轉折逐段變化極其縱橫跌宕尤是第一奇文

臣岳頌曰吳季札僻處南方未通中國於觀樂之際能知十五國盛衰與四代升降司馬遷稱其閱覽博物君子不虛也

請已。衛北宮文子相襄公如楚。襄公三十一年。

十二月北宮文子相衛襄公以如楚。文子北宮佗。襄公獻公子。宋

之盟故也。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宋過鄭印段。公孫黑。肱子。

廷勞於棐林。如聘禮而以勞辭。用聘禮而用郊勞。文

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大叔逆客事畢而

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

討乎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大雅桑。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柔篇。以上文。子產之從

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游美秀

而文公孫揮子能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

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

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

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

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北宮文子所謂有禮

也。

子產不毀鄉校。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不毀鄉校。襄公三十一年。

鄭國多材亦由子產善於委任使各用其術長耳

水心葉適曰北宮文子所謂有禮見相小國之難也

平曰子產生平得力只一禮字揮能而使故詞令之美重於春秋

古帝王懸棺設鐘以祭通言正所以通幽隱廣開見也子產不毀鄉校以違輿情故孔子稱

伯厚王應麟曰僑不以防怨為善而怨自弭故僑與鄭俱昌斯以分過為忠而過益彰故斯與秦俱亡

喻政以美錦又喻以田獵所以深善不學而仕之戒夫勢逐段相生奇峭古雋如魯巒複水之令尋繹不窮

心葉適曰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茫身也我遠而慢之子皮

鄭人游於鄉校鄉之學校以論執政論其得失然明謂子產曰

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議

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

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為忠善則怨謗

息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

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

藥之也以為已藥石然明日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

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

不信也謂其面語吾豈敢信乎面吹吾面乎時亦

子產論尹何為邑襄公三十一年

子皮罕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

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

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

崩榱所僑將厭焉厭於甲反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

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

說自所知分劑  
止言之自有地  
位故雖才智不  
如子產而子產  
為其所用也用  
人之弘乃多於  
其人之有用此  
理當深察也

臣正治曰愿吾  
愛之此用人大  
患軟美所為見  
譏於司馬也至  
未能操刀而使  
割所害非小宜  
子產委曲折之  
子皮服善亦足  
多焉

經緯家國之謂禮  
容止進退之謂儀  
分別本末處入微

水心葉道曰今  
尹圍之不終如  
何只無威儀見  
得又說到詩書  
甚於後人義疏  
之學也

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  
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也。貫習則能獲。  
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  
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吾知而慎之。  
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  
知也。他日我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  
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  
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

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  
能為鄭國。

衛北宮文子論威儀 襄公三十一年

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楚靈王圍言

於衛侯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

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雅蕩 終之實難。令尹

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

民之則。大雅抑 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

臣德宜曰傲慢  
在心而威儀形  
之故執玉高卑  
昔人即以占休  
咎公子圍蒲宮  
在會執戈在前  
僭越甚矣文子  
所以決其不終  
也

臣乾學曰威儀  
定命固不可忽  
而持身有本則  
又在威儀之先  
尤當三省也魯  
昭公習儀已亟  
漢成帝臨朝淵  
默尊嚴若神與

夫穆穆皇皇如  
雲如日者固已  
不侔矣

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  
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  
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  
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邶風栢舟篇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  
外大小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大雅  
既醉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  
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武成言畏而愛之  
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大雅皇矣篇言則而象之也

紂囚文王七年諸侯皆從之囚紂於是乎懼而歸之  
可謂愛之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  
畏之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文王之  
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  
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  
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  
謂之有威儀也楚靈王後篡位死於乾谿

子產論晉侯疾昭公元年

晉侯有疾平公鄭伯使公孫僑子產如晉聘且問疾叔向

子產之論典而核  
簡和之論奧而博



文特雄奇到若古

問焉叔向羊舌肸之子名肸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

為崇駘他才反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

氏有二子伯曰閼伯淵於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

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

主辰商丘宋地主祀辰星辰大火也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

於大夏主參大夏晉陽縣參水星也主祀參星唐人是因以服事夏

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邑姜武王后齊

大公之女懷胎為震大叔叔虞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

屬諸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

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大叔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

之則實沈參神也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

生允格臺駘金天氏帝少皞玄冥水官昧為水官之長臺駘能業其官纂

之宣汾洮宣猶通也汾洮二水名洮他刀反障大澤以處大原大原晉陽

也帝用嘉之帝顓頊封諸汾川沈姒蓀黃實守其祀四國

之臺駘今晉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

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

是乎崇之有水旱之災則崇祭山川之神若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崇之星辰之神若實沈者

臣廷敬曰閱覽  
博物而卒歸之  
於正此儒者之  
言非祝史之說  
也

臣鴻緒曰公孫  
偽博聞多識其  
言可以祛陰陽  
祈禱之誣和所  
論有裨於節情  
治性當是讀書  
見道之流也

臣英曰此一段  
蘇轍引之作漢  
昭帝論以譏霍  
光謂其不明於  
古大臣保傳之  
義誠篤論也

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  
又何為焉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  
夕以修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  
蔽湫底以露其體湫謂氣聚而不散底謂氣泄茲心  
不爽而昏亂百度爽明也百度百事之節今無乃壹之同四則  
生疾矣僑又聞之內官不及同姓內官嬪御其生不殖美  
先盡矣則相生疾同姓之相與先美矣君子是以惡  
之故志曰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違此二者古之所  
慎也男女辨姓禮之大司也今君內實有四姬焉其

無乃是也乎若由是二者弗可為也已四姬有省猶  
可無則必生疾矣叔向曰善哉胙未之聞也此皆然  
矣叔向出行人揮送之叔向問鄭故焉且問子皙對  
曰其與幾何言將不久無禮而好陵人怙富而卑其上弗  
能久矣明年鄭殺公孫黑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  
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蠱惑非鬼非食惑以喪志  
良臣將死天命不祐良臣不匡救君過公曰女不可  
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

子產論晉侯疾

臣士奇曰僑之言不獨博物可以養身和之言不獨醫疾可以活國  
臣杜訥曰子產徵事鑿然則晉人之惑不煩言而自解養生慎疾之道亦莫備於此矣

五聲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之節。降罷退也。樂有五聲。宮君商臣角民徵事羽物。其矣。有臣過君民過臣事過民物過事者則不用正聲。而以半聲應之。是為五降。於是有所煩手淫聲。悖埋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五降不息則雜聲並奏所謂鄭衛之聲物亦如之。言百事皆如樂不可失節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悖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五行之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末四肢也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

淫心疾

明晝也思慮煩多心勞生疾

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內熱

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武

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相。晉國於今八

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聞之。國之大臣

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

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

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

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皿器也器受蟲害者為蠱穀之飛亦為

蠱。穀久積則變為飛蟲名曰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三

晏嬰對向論齊晉之失切中情事可謂智矣但二子皆國之大臣明知其失而不能救體國之忠之謂何詞語古藻勁峭左氏之腹也

三 巽下艮上蠱巽為長女艮為少男少男而說長女非匹蠱惑之象巽為風艮為山山木為風所落蠱壞之象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年十二月趙孟卒

晏嬰叔向論齊晉 昭公三年

齊侯使晏嬰齊大夫請繼室于晉曰寡君使嬰曰寡人願事君朝夕不倦將奉質幣以無失時則國家多難是以不獲不腆先君之適謂少姜以備內官焜耀寡人之望則又無祿早世隕命寡人失望君若不忘先君之好惠顧齊國辱收寡人徼福於大公丁公二公齊先君

照臨敝邑鎮撫其社稷則猶有先君之適適夫人及

遺姑姊妹遺餘也若而人君若不棄敝邑而辱使董振

擇之以備嬪嬙寡人之望也董正也振整也嬪嬙婦官韓宣子使

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寡君不能獨任其社稷之事

未有伉儷在衰絰之中是以未敢請制夫人之服則葬訖君臣乃釋

服君有辱命惠莫大焉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

內主豈唯寡君舉羣臣實受其貺其自唐叔以下實

寵嘉之唐叔晉之祖既成昏晏子受禮受賓享之禮叔向從之

宴相與語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西山真德秀曰  
方田氏之初不  
過以小惠市于  
國人而已使景  
公用晏子之言  
循明君臣上下  
之禮使惠施出  
於上而下不得  
私利權歸於上  
而下不得擅則  
天分明而人心  
一雖百田氏其  
能竊國乎景公  
乃善之而不能  
用且厚歛焉是  
驅其人而歸之  
也

臣乾學曰國家  
久安長治之道  
不可偏有所重  
輕苟能施惠於  
民即以導揚德  
意如巖下貫珠  
者之論田單則  
亦奚害晉之公  
族榮悴失均浸  
假而偏重之勢  
集於三家有識  
者料之如燭照  
也  
臣葵曰齊晉之  
季也皆因奔其  
民而民無所依  
而後齊陳氏晉  
三族起而收之

知齊其為陳氏矣。陳厲公佗之子完奔齊是為陳氏公棄其民而歸

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

登於釜。四豆為區。區斗六升。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登成也。釜十則鍾。六斛陳

氏三量。豆區釜三皆登一焉。鍾乃大矣。登加也。加一謂加舊量之

一以五升為豆。五豆為區。五區為釜。則區二斗。釜八斗。鍾八斛。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如往也。山

木往賣於市。價如在山。不加貴。海之民參其力。二入

於公。而衣食其一。言公重賦歛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三

謂上壽中壽下壽皆入十已上不見養遇國之諸市。屢賤踊貴。踊則足者屢言則多

民人疾痛。而或燠休之。燠休痛念之聲。謂陳氏也。其愛之如父母

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柄。虞遂

伯戲。四人皆舜後。陳氏之先。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胡公四人之後

周始封陳之祖。大姬其妃也。叔向曰。然雖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

馬不駕。卿無軍行。晉國衰弱不能征討。故戎車不復駕馬。晉政離散不能統一。故諸卿

不備。公乘無人。卒列無長。百人為卒。言人皆非其人。非其長。庶民罷

敝。而宮室滋侈。道殣相望。而女富溢尤。嬖寵女家。富貴過甚。民

聞公命如逃寇。讐樂卻胥原。狐續慶伯。降在皂隸。八姓

晉舊臣之族也。皂隸賤官。政在家門。大夫專政。民無所依。君日不悛。以

故愛民者君之大柄也。臣叔元曰：嬰曰：齊其為陳氏，肝曰：政在家門，二國如一轍，兩賢憂深慮遠，情見乎詞，讀之使人太息。臣岳頌曰：齊晉此時皆晏然，使二臣各竭其忠，雖季世猶足自立，而徒相對歎歎惜哉。

樂恬憂。後改也。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讒鼎之銘曰：

名也。昧旦不顯，後世猶怠。與以務大顯，後世猶解怠。

況日不悛，其能久乎？晏子曰：子將若何？問何以免此難。叔向

曰：晉之公族盡矣。胙聞之，公室將卑，其宗族枝葉先

落，則公從之。胙之宗十一族，同祖為宗。惟羊舌氏在而已。

胙又無子，無賢子。公室無度，幸而得死，豈其獲祀？哀五

景公卒，陳乞弑其君荼，立悼公陽生，復弑之。嘆曰：又弑悼公子簡公，壬至，桓會孫田，卒有齊國。昭二十

八年，圍滅羊舌氏。

古文淵鑒卷第三 終

古文淵鑒卷第四目錄

周

左傳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公二十四年

魯申豐論雨雹 昭公四年

晉女叔齊論魯侯 昭公五年

楚遠啓彊論辱晉 昭公五年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芊尹無宇對楚子 昭公七年

魯孟僖子論禮 昭公七年

晉師曠論石言 昭公八年

晉屠蒯諫平公 昭公九年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昭公十五年

邾子論官名 昭公十七年

晏子諫誅祝史 昭公二十年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五年

鄭子太叔對趙簡子論禮 昭公二十五年

晏子論襪韠 昭公二十六年

仲尼論晉鑄刑鼎 昭公二十九年

邾黑肱以濫奔魯 昭公三十一年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孔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哀公元年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一年

此篇論險不可恃  
一段精嚴雄潤左  
傳中堂堂正正之  
文

此篇論險不可恃  
一段精嚴雄潤左  
傳中堂堂正正之  
文

古文淵鑒卷第四

御選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教習庶吉士臣徐乾學等奉

旨編注

周

左傳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昭公四年

四年春王正月許男如楚楚子止之

欲與遂止鄭伯

復田江南許男與焉

前年楚子已與鄭使椒舉



臣熙曰議論條  
致達文勢參錯有

臣廷敬曰是時  
楚靈方侈未可  
與爭許之誠是  
也第所云脩德  
以待其歸自是  
老臣謹論惜晉  
侯之不克自振  
耳

如晉求諸侯

楚靈王欲專會諸侯使椒舉往晉求之

二君待之

鄭許椒

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

宋盟在襄二十

七年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

不易言有難

寡人

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

願假寵以請於諸侯

欲借君之威寵以致諸侯

晉侯欲勿許司馬

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

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

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修德以待其歸若歸於

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淫虐楚將棄之吾又

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

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鄉而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

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嶽

塗

陽城

大室

九州之險

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

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修德音以亨神人也亨通不聞其務險與馬也隣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啟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

晉司馬侯論三不殆

臣乾學曰平公初接荆使猶有虛憍疾視之氣及聞司馬侯之言而轉圜不吝亦賢矣哉光武之待公孫神竟之答李密皆是物也

失其守字若何虞難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

賴之仲孫公孫無知晉有里平之難而獲文公是以

為盟主里克平鄭事衛邢無難敵亦喪之閔二年狄滅衛

亡於不暇又何以能濟君其許之紂作淫虐文王惠和

殷是以隕周是以興夫豈爭諸侯乃許楚使使叔向

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

實有之何辱命焉椒舉遂請昏晉侯許之楚子問於

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少安猶言

情少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也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

日如一晉楚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焉用宋盟王曰諸侯其

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大國晉也

何故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

衛偏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

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

人不可逞快也求人以快意人必違之與人同欲盡濟

魯申豐論雨雹昭公四年

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禦止對曰聖

之禮以其為癸陰

古人重歲冰伐冰

左傳 魯申豐論雨雹

理陽助流德化之一事也

泗山鄒德溥曰七月卒章雖曰藏冰之道然必明君察相變而理之斯無霜雹之災夫豈彌文之可弭也而申豐乃望之季氏乎

臣德宜曰陰氣齊陽雨則凝結成雹漢五行志所云陰乘陽之微是也申豐以藏冰對季氏其猶有隱乎爾

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

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西陸朝覲而出之謂夏三月日在昴畢蟄蟲

虛危冰堅而藏之其藏冰也溪山窮谷固陰沍寒於

中奎星朝見東方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

是乎取之也沍閉其出之也黑牡黑牲也黑牡黑黍也

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秬黍黑黍也

司寒玄冥北方之神故物皆用黑有事於冰故祭其神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

除其災桃弓棘箭所以禳除凶災將御至尊故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

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享司獻

羔而啟之謂二月春分獻羔祭非始開冰室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

火星昏見東方謂三月四月中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老

仕在山人取之縣人傳之山人虞官縣人遂屬與人納之隸人

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順春風而散用其藏之也周其

用之也徧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凄風秋無苦

雨雷出不震無蓄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

池之冰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雹之為

菑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七月詩幽風卒章日二之

日鑿冰冲冲謂十二月鑿而取之三之日納于陵陰

冰室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謂二月春分蚤開冰

室以薦宗廟

以法紀政令為禮  
之大經據國勢以  
立論切而不浮

少春穆文熙曰  
禮在憂國恤民  
用賢行政而昭  
公乃習於威儀  
容止舍本崇末  
卒至乾侯之變  
此其為無禮之  
明驗與曹人衣  
裳楚楚之喻殆  
有類此

晉女叔齊論魯侯

昭公五年

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

女叔齊即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

曰何為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

是儀也不可謂禮也言揖讓進退此儀文禮所以守其

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在大不能

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羈莊公立係懿伯也奸大國之盟元

會于虢尋弭兵之盟季陵虐小國利人之難謂往年

武子伐莒取郕瀆齊盟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他謂三家

鄭不知其私不自知公室四分民食于他也言魯君

與民無異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無為公謀終始者為國君難將及

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與恤民而屑屑

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

乎知禮時晉侯方失政叔齊以此諷諫昭二十五年亦孫於齊

楚遠啟疆論辱晉昭公五年

晉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子皮子大叔勞諸

索氏河南城皋縣大索城大索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子

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

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

韓起叔向皆晉之  
賢是時晉國人材  
方盛故楚畏之而  
不敢辱古云山有  
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於此益信

西山真德秀曰  
晉於是時人材  
之多世族之盛  
如此豈可動哉  
其後樂卻胥原  
降為皂隸而晉  
始弱然則有國  
者培植人材護  
養世族正自為  
計耳昧者乃翦  
棄而摧殘之是  
自廢其本撤其  
衛也遠啓疆所  
陳皆晉國實事  
故能感悟其君  
可為人臣言論  
之法

臣鴻緒曰遠啓  
疆首言聖王務  
行禮不求耻人  
此是正旨後言  
晉世族之盛不  
可輕舉利害鑿  
然楚子聞之不  
覺退聽可謂善  
於立言矣

終無不復。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以先王之禮成其好度之以二國。度晉楚之勢而雖汰侈。若我何及。楚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闈。別足使守門以羊舌肸為司官。加官足刑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遠啟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頰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

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

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邲。

言兵禍始於城濮。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于邲。自邲以

來。晉不失備。而加之以禮。重之以睦。君臣和也是以楚弗

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讐。備之

若何。言何以誰其重此。言怨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謂賢人以敵晉。則可恥之。

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麋至。麋羣也。麋立隕反。求昏而薦女。薦進也。君親

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

臣英曰春秋時  
各君其國地近  
而勢親故絲粟  
毫髮之材皆見  
知於上隣國之  
人亦能歷歷數  
之春秋人才獨  
盛於後世以此  
也

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五卿

位在韓起之下皆三軍之將佐也成趙武之子吳荀偃之子舒魏絳之子鞅士匄之子盈荀偃之子羊

舌胖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

皇皆諸侯之選也言非凡人籍談籍偃之子女齊即女叔齊○趯他歷反骼古百反躒

力狄反賁音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襄

份選去聲無忌子也為公族大夫須起箕襄邢帶二人韓叔禽

之門子年雖幼已任出使起箕襄邢帶氏族叔禽

叔椒子羽皆韓起庶子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成縣

賦百乘也羊舌四族皆彊家也四族銅鞮伯華叔向叔魚叔虎兄弟四人○鞮丁兮

反晉人若喪韓起楊舛叔向本羊舌氏食采於楊五卿八大夫五卿

趙成以下八大輔韓須楊石石叔向子因其十家九

夫祁午以下食我也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計遺守國者尚有四千乘奮

其武怒以報其大恥伯華謀之伯華叔向兄中行伯魏舒

帥之伯中行吳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失婚姻之親實無

禮以速寇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

何不可之有王曰不穀之過也大夫無辱謝遠厚為

韓子禮王欲敖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言叔向之多知○敖

五報反亦厚其禮韓起反鄭伯勞諸圍圍鄭地名辭不敢見

禮也

子產之鑄刑書用  
重典以救弊叔向  
之論刑書在修禮  
以勝刑一則權時  
之宜一則經久之  
道也

少春穆文熙曰  
以子產之賢乃  
鑄刑書米叔向  
之譏豈其見不  
及此哉鄭之公

族侈汰民心習  
於鬪亂苟不申  
之禁令何以責  
遵守乎治亂國  
用重典子產其  
亦不幸而當鄭  
之亂也夫

臣正治曰叔向  
之言自是正論  
然子產云吾以  
救世則以鄭國  
族大寵多非令  
甲不足以束之  
也既不承命而  
又云敢忘大惠  
古人服善其虛  
懷如是

鄭人鑄刑書 昭公六年

三月鄭人鑄刑書

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

叔向使詰子產書

曰始吾有虞於子

虞度也言準度子產以爲已法

今則已矣昔先王

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

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

豫設則民知爭端

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爲祿位以勸其從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

教之以務

時所急

使之以和

說以使民

臨之以敬泣之以瀟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

上公王也官卿大夫也

忠

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

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權移於法故並有爭心以徵

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爭緣徼幸以成其巧僞弗可爲矣夏

有亂政而作禹刑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有亂政而作湯刑

不能議事以制周有亂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爲刑書謂之九刑按書呂刑周穆王

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書告四方恐卽此也三辟之典皆叔世也今吾子

相鄭國作封洫在襄三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鑄刑

書制參辟謂用三代之末法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

王之德日靖四方周頌我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臣莢曰刑書以禦爭也而民思微幸賄賂並行爭之階也故曰刻覈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

無字始而斷楚子之旌既而執人於王宮楚子終不加罪殆亦賢其斷旌而容之與

伯厚王應麟曰寺人披之斬祛芊尹無字之斷旌其讐一也披請見而晉文讓之無字執人於宮而楚靈赦之楚靈之量優於晉文矣

大雅文 王篇 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

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錐刀末喻小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

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

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

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士文伯曰士弱之子弱與

范宣子同火見鄭其火乎火心星周五月昏見火未出而作火

以鑄刑器刑器鼎也藏爭辟焉藏爭罪之法也火如象之不火何

為是年六月鄭災芊尹無字對楚子 昭公七年

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析羽為旌王旌旂至於軫芊尹無

字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

納亡人以實之無字之闖入焉有罪亡人章華宮無字執之

有司弗與王有司也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

王執無字也王將飲酒無字辭曰天子經畧經營天下畧

經諸侯正封封疆有畧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

食土之毛誰非君臣也毛草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小雅北山篇天有十日人有十等

王至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



臣士奇曰人臣  
事君以各義等  
威為重援引古  
制侃侃言之平  
尹格心楚子從  
諫兩得之矣

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  
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養馬曰圉養牛曰牧以待百事今有司  
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  
荒閱荒大也閱蒐也有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  
楚文楚文作僕區之法僕區刑書名曰盜所隱器隱盜所得器與盜  
同罪所以封汝也行善政故能啟疆北至汝水若從有司是無所  
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言皆將逃王事無乃闕  
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  
萃淵藪萃集也天下逋逃悉以紂為淵藪集而歸之故夫致死焉人欲致死紂

夫音扶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  
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言王亦為盜王曰取而臣以往往去  
也盜有寵未可得也謂王自遂赦之赦無

魯孟僖子論禮 昭公七年

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孟僖子魯大夫仲孫纘不能相

儀答郊勞以此為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  
病事在本年三月死也召其大夫僖子屬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

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僖子卒時孔丘年三十五聖人之後也聖人  
殷而滅於宋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其祖弗父何以

孔子千古禮義之  
宗孟僖子早知之  
命其子學禮在春  
秋時可謂卓識推  
論孔氏先德邇源  
成湯以及正考父  
之主敬世德相承  
統為至聖淵源遠  
矣

臣正治曰孟僖  
子知孔子之聖  
使懿子與敬叔  
受學眼高千古  
但不急引以庸  
諸公此魯之所  
為削也

有宋而授厲公

弗父何孔父嘉之高祖宋閔公之子厲公之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

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孔父嘉之父也

佐戴武宣

三人皆宋君三命茲

益共

三命上卿也

故其鼎銘云

考父廟之鼎

一命而僂再命而

僂三命而俯

俯共於僂僂共於僂力主反僂紆羽反

循墻而走

言不敢安

行亦莫余敢侮。饁於是鬻於是。以餽余口。

於是鼎中為饁鬻饁

鬻餽屬言至儉

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

紇武仲也

聖人有明

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

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

說南宮敬叔何忌孟懿子皆僖子之子

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

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

是效

小雅鹿鳴篇

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晉師曠論石言

昭公八年

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魏榆晉地有石忽作人言

晉侯問于師曠

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

不

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作事不時。怨讟動於民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

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虎祁之

宮

虎祁地名在絳西臨汾水。虎音斯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子野師曠

師曠因性異而進  
正言得諫君之體

臣叔元曰因石  
言而知怨讎緣  
問流轉歸於納  
忠古人災異之  
對皆如此

古者諫無專官前  
後左右執御之賤  
咸可讜言規正所  
謂工執藝事以諫  
也膳宰之諫晉君  
饒有古人風義

臣杜訥曰酌以  
白飲其言愈委  
婉而善入悟晉  
侯以全知氏其  
利溥哉

字。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身。小人之言僭

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

躬是瘁。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小雅雨無正篇其是

之謂乎？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

昭十年晉平公卒以成虎祁故諸侯皆有二心昭十三年復盟于平丘

晉屠蒯諫平公 昭公九年

晉荀盈如齊逆女 自為還 六月卒于戲陽 魏郡內黃縣北有戲

陽 殯于絳 未葬 晉侯飲酒樂 膳宰屠蒯 禮記作趨入

請佐公使尊 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為之佐 許之而遂酌以飲工 樂工

師師曠也 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 辰在子卯，謂之

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 君徹宴樂，學人舍業，

學人謂習樂之人舍業謂不習樂 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

嬖叔。外都大夫 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主視 服以

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

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 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

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

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

陳新考  
對心全味力其  
以善人計  
其言愈  
其言愈

抑揚頓挫古馬峭  
潔極丈勢之奇所  
招一詩見古人諷  
諫遺意

伯學王應麟曰  
楚之興也華  
藍縷其衰也  
被豹為國家之  
與素視其佳侈  
而已

臣熙曰叙事雅  
而不俗妙在問  
處着色文采斐  
然

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知氏即荀氏  
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躒荀盈之子知文子  
也佐下軍代父也說

楚子革對靈王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 地名次于潁尾 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

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五子楚大夫帥師圍徐以懼吳 徐嬴

之後 姓伯翳楚子次于乾谿 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為之援雨雪王

皮冠秦復陶 秦所遺羽衣也翠被 以翠羽飾被豹舄 以豹皮為履執鞭

以出僕析父從 楚大夫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夕莫見王見之

去冠被舍鞭 敬大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封君與

呂伋 齊太公之子王孫牟 衛康叔之子燮父 晉唐叔之子禽父 周

禽父 子伯並事康王 康王成王子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四國齊晉

魯衛分珍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 禹鑄九鼎三代傳之以為

之寶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

在荆山 在新城縣南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

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齊王

舅也 成王母齊太公女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

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

臣德宜曰楚靈  
驕侈太甚銅蔽  
已深雖感子革  
之言而不能自  
克以及於難故  
宋儒程頤謂一  
日克已非君子  
之大壯不能也

與秦師長  
楚師長  
與秦師長  
楚師長

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

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為伯父昆吾嘗居許地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

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

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

不羹

羹音郎

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

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

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

鉞斧也秘

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鉞音戚秘音祕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

王入視之析父

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

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亦將斬矣

以已喻鋒刃欲自摩厲以

斬王之淫匿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倚相楚史名

王曰是良

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皆古對書名

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

周穆王肆極也

周行天下將

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

心

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王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逸詩也

是以獲沒于祗宮

圻內遊觀之宮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祗宮於南鄭

臣問其

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

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悒悒式昭德音

悒悒安和貌

思我王

荀吳不以土地之利而納叛亡待其食竭力盡然後取之城克而不戮一人在春秋時猶可謂仁者之師

匡正治曰不納叛人是矣請降不許待其食盡力竭而後取似多迂曲然荀吳所以教其民者深遠矣樂毅不幸而以為養寇後之論者何不取圍鼓事觀之

臣岳頌曰不許鼓人之叛而又使之殺叛人幾於王者之師矣文氣簡勁峭轉

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

言國之用民當

隨其力任如金石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蓋是時穆王遠游過用民力宴飲無度故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其詩如此

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弑靈王於乾谿

晉荀吳不納鼓叛人

昭公十五年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或

請以城叛穆子

荀吳

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

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

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

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

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

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

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

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

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

卒終也不

棄舊不祥鼓人能

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

古藻詳核... 賢者識其大者

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戴鞮。

歸戴鞮君名。戴越全反鞮丁兮反。昭公十七年。鄭子論官名。

秋鄭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少皞金天氏黃帝之子，已姓。鄭子曰：吾祖也。

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軒轅黃帝氏，姬姓之祖也。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為名號，縉雲氏蓋其一官也。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

則堂家鉉翁曰：周魯俱衰，典章闕壞而遠方。國之君乃知前古官名之沿革，蓋錄之也。

名百官。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共工以諸侯在神農前，大皞後，亦受水瑞以水名官。

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羲氏，風姓之祖。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

知天時，故以立鳥氏司分者也。立鳥，燕也。以春名，歷正之官。伯趙

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啟者也。青鳥，鵲也。

也。以立春鳴，立夏止。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也。以立秋來，鳴，立夏止。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鷯孝。鳴鳩氏司空。

臣廷敬曰唐虞以前古文散佚如此典制非左氏孰能詳之遠勝公穀二家者此亦其一端也  
臣乾學曰聖人於古帝王遺制雖在荒遠莫絕猶且汲汲訪之聖人所以為百世法也若郊子之不忘先典賢於杞宋矣

也。均故為司空。平水土。爽鳩氏司寇也。爽鳩鷹也。鷲均故為司空。平水土。  
盜賊。鳩鳩氏司事也。鳩鳩鷓鴣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  
鳩聚也。治民上。五雉為五工正。雉有五種。西方曰鷓。聚故以鳩為名。五雉為五工正。雉東方曰鷓。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鷓。雉伊洛之南曰翟。雉攻金之工也。鷓雉攻木之工也。鷓雉埴埴之工也。翟雉攻金之工也。鷓雉攻皮之工也。鷓雉設。  
五色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夷平。  
為九農正。扈有九種。春扈鷓鷓。夏扈鷓鷓。秋扈鷓鷓。冬扈鷓鷓。棘扈鷓鷓。行扈鷓鷓。宵扈鷓鷓。桑扈鷓鷓。老扈鷓鷓。以九扈為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鷓鷓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鷓鷓也。棘扈鷓鷓。丹為果。驅鳥者也。行扈鷓鷓。畫為民。驅鳥者也。宵扈鷓鷓。夜為民。驅獸者也。桑扈鷓鷓。脂為蠶。驅雀者也。老扈鷓鷓。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扈。

民無淫者也。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

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顓頊氏代不能致遠。瑞而仲尼聞之。見於郊子而學之。於是仲尼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官。不修其職。傳言聖人無常師。

晏子諫誅祝史。昭公二十年

齊侯疥。遂疢。疢瘧疾。疢失廉反。期而不瘳。諸侯之賓問疾者

多在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二子。齊嬖大夫。吾事鬼神豐

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

此篇言當以誠信事鬼神而福佑自至。不當歸咎於祝史。可破從來矯枉之惑。文則真正。弘麗。潤。瑤。姿。



臣鴻緒曰晏嬰  
引若脩德行仁  
因事進規婉而  
易入景公能即  
聽納要是令主

諸侯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盍誅於祝固史嚚以辭賓

公說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

日往日也宋盟在襄二十七年

屈建

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屈建即趙武子木范會

趙武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祭祀陳信

不媿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王

楚康王

曰神人無怨宜夫子之光輔五君以為諸侯主也

五君

文襄靈成景

公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

史子稱是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外內不廢

無廢事

上下無怨動無違事其祝史薦信無媿心矣是以鬼

臣英曰極言竭  
論詞采典蔚轉  
折博婉慶彌見  
古雋峭拔

神用饗國受其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

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頗邪

上下怨疾動作僻違從欲厭私高臺深池撞鐘舞女

斬刈民力輸掠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

肆行非度無所還忌

顧忌也

不思謗讟不憚鬼神神怒

民痛無悛於心其祝史薦信是言罪也其蓋失數美

是矯誣也進退無辭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饗其

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

其言僭嫚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

臣士奇曰神無  
常享享於克誠  
不信史之祝而  
信民之詛故善  
祝無詛

古書  
詩  
書  
禮  
易  
春秋

言非誅祝。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

史所能治。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

皆官名也。言公專守山澤之利，不與民共。○萑音完，麓曰薪，細曰蒸。縣鄙之人入從其

政，偪介之關，暴征其私。鄙既入服，政役又為近關所

征稅，枉暴承嗣大夫，強易其賄。承嗣大夫，布常無藝

奪其私物。藝，法制也。言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違，內寵之

布政無法制。妄肆尊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

應。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

損。聊攝以東，聊城縣東北有攝城姑尤以西，姑尤齊東界也

姊水尤水皆在城其為人也多矣。雖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人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公說使

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除逋責

晏子論梁丘據。昭公二十年

十二月，齊侯田于沛。沛澤招虞人以弓，不進。虞人掌

官。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

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乃舍

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招當往，道之常也。君子

韙之也。韙是齊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臺。子猶馳而造

晏子辨和同議論  
極正大條暢可裨  
廟謨

臣茨曰弓招而  
虞人不至由斯  
義也必不與君  
同可否即所謂  
和也燕鳩數言  
殊快

焉。猶梁丘據。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  
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  
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燂之以薪。燂炊也。燂章善反。宰夫

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  
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  
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  
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  
醜嘏無言。時靡有爭。商頌烈祖篇。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  
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樂須氣二體

舞者有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

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七音。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也。八風。八方之風。九

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六府三事謂之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長短疾

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

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豳風狼跋篇。今

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

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壹。誰能聽之。同之

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

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

此篇論禮者舉天  
經地義洞用本源  
故議論精微閑暢  
禮運禮器諸篇悉  
本於此

法乾學口推不  
制禮之意足以  
經緯萬端三代  
而下知者蓋鮮

居此地爽鳩氏少皞也季荊因之季荊虞夏諸侯有逢

伯陵因之逢伯陵殷諸侯姜姓蒲姑氏因之蒲姑氏殷周之間代逢公者而

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

鄭子大叔對趙簡子論禮昭公二十五年

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亂謀定趙簡子

令諸侯之大夫簡子趙鞅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

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

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

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

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

謂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

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馬牛

犬五牲麋鹿麇豕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為九文

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六采繪畫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

謂之五章以奉五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

五章以奉成五色之用五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

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

左杜訥曰禮以  
承天之道治人  
之情左氏探抉  
本原闡揚奧蘊  
義精而博詞簡  
而該司馬荀子  
之論舉不能出  
其範圍

此下味甚為難  
此下味甚為難  
此下味甚為難

天明。言其親疎倫序。此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  
民功曰庸。治功曰力。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  
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  
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審其法則以  
制六志。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鬥。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  
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  
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  
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

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  
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  
請終身守此言也。

晏子論禳彗 昭公二十六年

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天  
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有彗也。以除  
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之穢。禳之何損。詩曰。  
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大雅大君無違德。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

晏子首論彗星謂  
修德可以勝災繼  
論陳氏謂修禮可  
以已亂古人因事  
納忠之義切矣齊  
侯悅其言而不能  
用殆所謂悅而不  
繹者與

曰我無所監夏后及商用亂之故民卒流亡也逸詩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乃止齊

侯與晏子坐于路寢路寢正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

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

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

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其施之民也厚謂

私量公厚歛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

與女式歌且舞小雅車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

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

臣叔元曰讓災以德為國以禮則天人胥應之帝王之道脩矣晏子之言真根本之論

臣岳頌曰脩德莫大乎敬天敬天莫先乎勤民民心斯天象順晏子兩引詩最是讓災要旨

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民不遷

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涓大夫不收公利公

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

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兄愛而友

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

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

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

尚德緩刑為治之  
要斯篇與鄭鑄刑  
鼎同意文復簡潔

臣熙曰鄭鑄刑  
書叔向譏之魯  
幾何時晉又賦  
鐵以鑄春秋之  
未日就鑿急是  
以聖人在御務  
尚德而緩刑

仲尼論晉鑄刑鼎

昭公二十九年

冬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

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汝濱晉所

取陸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

三十斤為鈞鈞四為石石四為鼓蓋

用四百八十斤鐵

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

失其度矣夫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

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能守

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執秩之官為

被廬之法

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修唐叔之法

以為盟主今棄是度

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貴何業故不尊貴

之守

民不奉上則上失業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

夷之蒐也

晉國之亂制也

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

而三易中軍帥賈季箕鄭之徒遂作亂故曰亂制

若之何以為法蔡史墨曰

范氏中行氏其亡乎

蔡史墨

中行寅為下卿而干上

令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姦也又如范氏焉

范宣子刑

書中既廢矣今復

易之亡也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

不得已若德可以免

定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邾黑肱以濫奔魯

昭公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

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邾黑肱以賤而書  
名惡之也不使叛

亡者得修其名則  
春秋筆削之法所  
謂一字之誅嚴於  
斧鉞也

小心葉適曰以  
濫來奔求名而  
為不義不求名  
而為貪後世之  
教無不然害教  
之六者此道之  
所以喪也故曰  
微而顯蛇而辨  
若亂臣賊子則  
其法素具矣不  
待聖人也

臣德宜曰小人  
身冒不避每不  
暇顧身修之名  
而天良未必全  
昧此之書名示  
懲所謂章其所  
欲蓋者也  
臣廷敬曰宜書  
名而不書名不  
必書名而書名  
聖人具有深意  
得此闡發始知  
春秋發凡起例  
大旨此丘明之  
所以為素臣也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也夫有所有名而  
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以地叛雖賤必書  
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  
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冠守嗣大夫。先守  
人嗣言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  
其尊強禦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邾黑肱以土地出  
之名邾庶其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  
小國大夫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  
故曰賤

書盜懲肆也。三叛人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險危大人  
名去貪也。去上聲。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  
者猶赴趣也而有名章微。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  
○難去聲。若竊邑叛君以微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  
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  
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故曰春秋之稱微  
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辨。辭婉而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者能行其法。衛祝佗爭先蔡。定公四年



此篇歷舉先世典故文勢洋洋纒纒如潮如海理正而詞采復工

仁山金履祥曰自二伯以來未有盛於召陵之會臯鼫之盟者劉文公定敬王城成周會十八國之君保夏懷遠攘楚尊王于是在矣乃壞於晉荀寅之取債

不能以義正諸侯而虛為此會也中國於是不能復振矣

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

寅求貨于蔡侯弗得劉文公名卷周畿內諸侯荀寅中行文子言於范獻

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

方降疾瘡方起中山不服中山鮮虞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

志晉敗楚侵方城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

於鄭鄭人與之析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明日或旆以會

或賤者也繼旒日旆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

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

從祝佗大祝子魚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

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

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

君以軍行被社釁鼓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之宜社於是殺牲以血塗鼓鞀為釁

鼓祝奉以從奉社主也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

從卿行旅從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

臯鼫鼫由又反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

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

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

左傳 衛祝佗爭先蔡

臣鴻緒曰祝鮀  
援引古制典核  
而辨給遂杜強  
晉之口博雅幾  
與鄭僑倫矣但  
其行誼不純故  
孔子斥之為佞

臣英曰並建懿  
親猶必崇賢尚  
德使生而富貴  
者皆思束身脩  
行以自勵於善  
可謂貽之以安  
矣

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

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於周為睦。分魯公

以大路大旂。魯公伯禽也。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也。交龍為旂。夏后氏之璜

璜美。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也。繁弱大弓名。殷氏六族。條氏徐

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

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於周。是使之職

事於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陪增也。敦厚也。祝

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命以

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兩皇也。分康叔以大路。少皞

精苳旃旌。少皞雜帛也。精苳。大赤。取染草名也。通。帛為旃。精倉殿切。與茜同。苳。步貝反。大

呂鐘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

氏。封畛土畧。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畧。界也。

武父衛北界。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有閭。衛所受朝宿邑。蓋近

畿。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狩。以助祭。泰

山。聃季授土。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

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皆魯衛也。啟。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

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

昔周文王伐密。闕鞏。甲。沽洗。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須獲其大鼓。

左傳 衛祝佗爭先蔡

臣乾學曰尚德  
不尚年且不論  
昭穆文武成康  
所以親同姓之  
國而秩然不紊  
者如此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

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夏虛天夏今太原晉陽也啟以夏政亦因夏風俗疆以戎索太原近戎

而寒不與中國三者皆叔也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

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

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商基間王室基

也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蔡音薩與蔡同流放罪人言放之若散米

也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

之以為已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尚書

命之王曰胡胡蔡仲名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

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

寇聘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

叔處毛曹文之昭也文王子與晉武之穆也武王曹

為伯甸非尚年也曹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文昭

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

公不在僖二十八年衛成公夷叔即衛其母弟也猶

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時王子虎盟諸晉重文魯申

公衛武叔蔡甲午莊侯鄭捷文齊潘昭宋王臣成莒期

茲平公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畧而不

聖人於樽俎之間  
雍容片言折強鄰  
之威合二國之好  
反汶陽之田良由  
威德動人詞嚴而  
義正也

則堂家鉉翁曰  
犁彌之奸萊夷  
之劫使非吾聖  
人相禮動容貌  
出辭氣有以格  
齊人之強暴則  
定公幾不獲免  
而魯之危甚矣

臣士奇曰從容  
定變一無聲色  
須於此識得聖  
人温良恭儉讓  
處

正其德將如之何。長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於盟。反自召陵。鄭子大叔未至而卒。晉趙簡

子為之臨。甚哀。曰：黃父之會在昭二十五年。夫子語我九言。

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

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孔子相夾谷之會定公十四年。大夫欲伐齊。而

夏公會齊侯於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

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

焉。萊人齊所滅萊夷也。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官令士以

兵擊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

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

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

侯聞之，遽辟之。辟去萊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

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

茲無還揖對曰：茲無還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

命者亦如之。汶陽田即鄭齊侯將饗公。孔丘謂梁丘

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故舊事既成矣，而又

饗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犧象

左傳 孔子相夾谷之會

元

夫攻其自願則之國  
差取民古而勢氣強弱  
之勝也河有以不勤日削氣振舉  
敗觀戰勝恤刑氣振舉

入品身恭  
賦計此  
賦計此

見矣

少春穆文熙曰  
闔閭恤民所以  
敗楚夫差勞民  
所以自敗古今  
興亡無不由此  
臣杜訥曰吳師  
方張子西料其  
必敗與申胥之  
言若合符節

犧尊象尊也。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禮穢薄若秕稗。○秕音鄙，稗皮賣反。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饗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饗。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楚子西論夫差將敗

哀公元年

吳師在陳

是年八月

楚大夫皆懼

曰闔廬惟能用其

民以敗我於柏舉

闔廬吳王事在定四年

今聞其嗣又甚焉。將

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

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

觀臺

榭，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在國，天有菑癘

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

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

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

易猶反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嬪御焉。

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

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

二年越滅吳

仲尼論用田賦

哀公十一年

聖人論國賦處要  
言不煩故易曰吉  
人之辭實

草廬吳激曰宣  
公稅畝首壞井  
田什一之法則  
賦民之財也非  
古矣成公作丘  
甲賦民之力者  
非古矣至哀公  
用田賦而民財  
民力竭矣

季孫欲以田賦

丘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為一賦

故言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

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

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

其中歛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

是賦之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

而行又何訪焉弗聽明年用田賦。按文武之教之

左氏為備當是時強陵眾暴天下靡然驚於戰爭然

則有歌詩以侑之強大之侵伐於小國則稱王制以  
折之其不幸而至於兩軍相遇則猶有辭命以先之  
執榼承飲以勞之使人至今得想見先王之遺風者  
左氏之書也至其親受於夫子釋經之例尤詳杜預  
謂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是矣自  
漢以來學者但知尊公穀兩家以空文說經而左氏  
之學中晦賴劉歆固請得立學官然其所記間有浮  
夸好奇之病如長狄榮如兄弟之類或昧於大體如  
周鄭交質之類或是非替亂如晉侯使呂相絕秦  
之類今皆不取擇其尤粹者為四卷冠之於編首



古文辭類纂卷第四



